

油盎は油を涵えたる盆。罅とは隙間なり、石筈とは石にて成れる筈の形なり神前に具ふ。

【譯文】 二十七日。早に葭州に至る。州は山麓の沙上にあり、所謂魚腹永安宮なり、宮は今州倉となる、州治は宮の西北なる甘夫人の墓の西南にあり、景德中、轉運使丁謂薛顔の徙せる所、白帝に比すれば頗る平曠なり、然れども關險を失ひて復た形勢なし、瀼の西にあるが故に、一に瀼西とも云ふ、土人は山間の流の江に通ずるものを謂ひて瀼と曰ふなり。云ふ、州の東南に八陣磧あり、孔明の遺跡にして、碎石行列、繩を引くが如く、毎歲江漲れば磧上の水數十丈あり、退く比陣石故の如しと。

【字解】 魚腹永安宮、永安宮は三國漢の照烈帝の崩せし處。州倉とは州の粟米を蓄ふる倉庫なり。關險を失ふ云々とは關所や險要の處なく、軍事攻防の形勢を失へるをいふ。八陣磧とは孔明が磧に石を敷きて八陣の陣法圖を示したる所をいふ。

入蜀記 終

入蜀記

山陰 陸遊 務觀 著

入蜀記卷第一

乾道五年十二月六日。得報差。通判夔州。方久病。未堪遠役。謀以夏初離鄉里。六年閏五月十八日。晚行。夜至法雲寺。兄弟餞別。五鼓始決去。

十九日。黎明至柯橋館。見送客。巳時至錢清。食亭中。涼爽如秋。與諸子及送客步過浮橋。橋堅好非昔比。亭亦華潔。皆史丞相所建也。申後至蕭山縣。憩夢筆驛。驛在覺苑寺旁。世傳寺乃江文通舊居也。有大碑。葉道卿文。寺額及佛殿榜皆沈著達所書。有碑。亦著達書尤精古。又有毗陵人戚舜臣所畫水蓋佛後座大壁也。卒然見之覺濤瀾洶湧可駭。前輩或謂之死水。過矣。縣丞權縣事紀旬。尉會槃來。曾原伯逢招飲於其子

槃靡中。二鼓歸。原伯復來。共坐驛門。月如晝極涼。四鼓解舟。行至西興鎮。

二十日。黎明渡江。江平無波。少休仙林寺。寺僧爲開館。設湯飲。遂買小舟。出北關。登漕司所假舟於紅亭稅務之西。夜無蚊。

二十一日。省三兄。

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皆留兄家。

二十五日。晚葉夢錫侍郎衡招飲。案間設礬山數盆。望之如雪。

二十六日。晚內國器司業擘招飲。同集仲高兄詹道。子大著克宗。張叔潛編修淵。座中國器云。頃在廣東作漕。有提舉茶鹽石端義者。性殘忍。每捕官吏繫獄。輒以石鹽木枷枷之。蓋木之至堅重者。每日。木名石鹽。天生此爲我用也。其後石座罪竟荷校云。

二十七日。

二十八日。同仲高出關門。買小舟。泛西湖。至長橋寺。予不至臨安八年矣。湖上園苑竹樹皆老蒼。高柳造天。僧寺益葺。而舊交多已散去。或貴不復相通。爲之絕歎。

二十九日。沈持要檢正樞招飲。邂逅趙德莊少卿彥端。晚出湧金門。並湖繞城至舟中。

三十日。

六月一日。早移舟出閘。幾盡一日。始能出三閘。船舫櫛比。熱甚。午後小雨。熱不解。泊糶場前。

二日。禺中解舟。鄉僕來。言鄉中閔雨。村落家家車水。比連三年頗稔。今春父老言。占歲可愛。不知終何如也。過赤岸班荆館。小休前亭。班荆者。北使宿頓。及賜燕之地。距臨安三十六里。晚急雨。頗涼。宿臨平。臨平者太師蔡京葬其父準於此。以錢塘江爲水。會稽山爲案。山形如駱駝。葬於駝之耳。而築塔於駝之峰。蓋葬師云駝負重則行遠也。然東被先生樂府固已云。誰似臨平山上塔亭亭。迎客西來送客行。則臨平有塔亦久矣。當是蔡氏葬後增築或遷之耳。京賁太子少保制云託祝聖而飾平之山。是也。夜半解舟。

三日。黎明至長河堰。亦小市也。魚蟹甚富。午後至秀州崇德縣。縣令右從政郎吳道夫。丞右承直郎李植監。秀州都稅務右從。郎章滉來。舊聞戴了微云。崇德有市人吳隱。忽棄家寓旅邸。終日默坐一室。室中惟一臥榻。上至共坐榻上。或載酒過之。亦

不拒。清談竟日。隱初不學問。至是問與人言易數。皆造精微。亦能先知人吉凶壽夭。見者莫能測也。因見吳命問之。云皆信然。今徒居村落間矣。是晚行十八里。宿石門。火雲如山。明日之熱可知也。

四日。熱甚。午後始稍有風。晚泊本覺寺前。寺故神霄宮也廢於兵火。建炎後再修。今猶甚草創。寺西廡。有蓮池十餘畝。飛橋小亭頗華潔。池中龜無數。聞人聲皆集。駢首仰視。兒曹驚之不去。亭中有小碑。乃郭功甫元祐中所作醉翁操。後自跋云。見子瞻所作未工。故賦之。亦可異也。

五日。早抵秀州。見通判權郡事右通直郎朱自求員外通判右承事郎直秘閣趙師彙。方務德侍郎滋。務德留飯。飯罷。還舟小憩。極熱。謁樊自強主管。樊自牧教授。廣押實吏部子聞人伯卿教授。阜民茂德刪定子二樊居城外。居第頗壯。茂實晚歲所築尙未成也。隔水有小園。竹樹脩茂。荷池渺瀰可喜。池上有堂曰讀書堂。遊寶華尼寺。拜宣公祠堂。有碑缺壞。磨滅之餘。時時可讀蘇州刺史于頓書。大略言秘書監陸公齊望始作尼寺於此。其後瀟湘澄兄弟又新之。後又有賢妹之字意陸氏嘗有女子為尼云。然不言宣

公所以有祠者。家語禮報此澄誤諱瀟者則宣公之父也老尼妙濟大師法淳及其弟子居自留啜茶。且言方新祠堂也。移舟北門宣化亭。晚復過務德飯。

六日。右奉議郎新通判荆南呂援來援字彥能。進士。聞人綱來。綱字伯紀。方務德館客。自言識毛昭德。德昭名文。衢州江山縣人。居於秀。予兒時從之甚久。德昭極苦學。中年不幸病盲。而卒。無子。綱言其盲後猶終日危坐。默誦六經。至數千言不已。可哀也。赴郡集於倅廨中。坐花月亭。有小碑。乃張先子野雲破月來花弄影樂章云。得句於此亭也。晚赴方夷吾導之集於陳大光縣丞家。二樊呂倅皆在。大光字子充。瑩中諫議孫。居第潔雅。末利花盛開。

七日。早徧辭諸人。赴方務德素飯。晚移舟出城。泊禾興館前。館亦頗闊壯。終日大雨不止。招姜醫視家人及絢。

八日。雨霽。極涼如深秋。遇順風。舟人始張帆。過合路。居人繁夥。賣鮓者尤衆。道旁多軍中牧馬。運河水泛溢。高於近村地至數尺。兩岸皆草出積水。婦人兒童竭作亦或用牛。婦人足踏水車。手猶績麻不置。過平望遇大雨暴風。舟中盡溼。少頃霽

止。宿八側開行舟有覆溺者。小舟叩舷賣魚。頗賤。蚊如蠶蠶可畏。

九日。晴而風。舟人懲昨夕狼狽。不敢解舟。日高方行。自至崇德行大澤中。至此始望見震澤遠山。午間至吳江縣。渡松江。風極靜。癭菴竹樹益茂。而主人死矣。知縣右承議郎管銑。尉右迪功郎周邨來。縣治有石刻。曾文清公漁具圖詩。前知縣事柳楹所刻也。漁具比松陵倡和集所載又增十事云。託周尉招醫鄭端誠。爲統絢脰脈。皆病暑也。市中賣魚鮮頗珍。晚解舟中流回望長橋層塔泗波渺然。真若圖畫。宿尹

橋。登橋觀月。

尹橋疑是尹山橋

十日。至平江以疾不入。沿城過盤門。望武邱樓塔。正如吾鄉寶林。爲之慨然。宿楓橋寺前。唐人所謂半夜鐘聲到客船者。

十一日。五更發楓橋曉過滄墅。居人極多。至望亭小憩。自是夾河皆長岡高壘。多陸種菽粟。或灌木叢篠。氣象窘隘。非楓橋以東比也。近無錫縣。始稍平曠。夜泊縣驛。近邑有錫山。出錫。漢末識記云。有錫天下兵。無錫天下清。有錫天下爭。無錫天下寧。至今錫見輒拵之。莫敢取者。

十二日。早謁喻子林郎中樽。子材來謝。以兩夫荷轎。不持胡牀手自授謁云。知縣右奉議郎吳禮來。晚行。夜四鼓至常州城外。

十三日。早入常州。泊荆谿館。夜月如晝與家人步月驛外綯始小愈。

十四日。早見知州右朝奉大夫李安國通判右朝奉郎蔣誼員外倅左朝散郎張堅。堅文定公綱之子。教授左文林郎陳伯達。員外教授左從政郎沈瀛。司戶右從政郎許伯虎來。伯達字兼善。瀛字子壽皆未識。子壽仍出近文一卷。伯虎字子威。余兒時筆硯之舊也。至東嶽廟。觀古楹。數百年物也。又小憩崇勝寺納涼。遂解舟甲夜過犇牛閘。宋明帝遣沈懷明擊孔覲至犇牛築壘即此也。閘水湍激。有聲甚壯。遂抵呂城閘。自祖宗以來。天下置堰軍止四處。而呂城及京口二閘在焉。

十五日。早過呂城閘。始見獨轆小車。過陵口。見大石獸偃仆道旁。已殘缺。蓋南朝陵墓。齊明帝時。王敬則反。至陵口慟哭而過是也。余頃嘗至宋文帝陵。道路猶極廣。石柱承露盤及麒麟辟邪之類皆在。柱上刻太祖文皇帝之神道八字。又至梁文帝陵。文帝武帝父也。亦有二辟邪尙存。其一爲藤蔓所纏。若繫縛者然。陵已不可識

矣。其旁有皇業寺。蓋史所謂皇基寺也。疑避唐諱所改。二陵皆在丹陽。距縣三十餘里。郡士蔣元龍子雲謂子曰。毛遂可作守時。有賣黃金石榴來禽者。疑其盜捕得之。果發梁陵所得。夜抵丹陽。古所謂山阿。或曰雲陽。謝康樂詩云朝日發雲陽。路日到朱方。蓋謂此也。按朝日謝集作曉月

十六日。早發雲陽。汲玉乳井水。井在道旁觀音寺。名列水晶。色類牛乳。甘冷與齒。井額陳文忠公所作。堆玉八分也。寺前又有練光亭。下闕練湖。亦佳境。距官道甚近。然過客罕至。是日見夜合花方開。故山開過已月餘。氣候不齊如此。過夾岡。有二石人植立岡上。俗謂之石翁石媪。其實亦古陵墓前物。自京口抵錢塘。梁陳以前不通漕至隋煬帝。始鑿渠八百里。皆濶十丈。夾岡如連山。蓋當時所積之土。朝廷所以能駐蹕錢塘。以有此渠耳。汴與此渠。皆假手隋氏。而爲吾宋之利。豈亦有數邪。過新豐小憩。李太白詩云南國新豐酒。東山小妓歌。又唐人詩云。再入新豐市。猶聞舊酒皆謂之。非長安之新豐也。然長安之新豐亦有名酒。見王摩詰詩。至今居民市肆頗盛。夜抵鎮江城外。是日立秋。

十七日。平旦入鎮江。泊船西驛。見知府右朝散郎直祕閣蔡洸子平。都統慶遠軍節度使成閔。通判右朝奉大夫章汝。右朝奉郎陶之真。府學教授左文林郎熊克。總領使幹辦公事右承奉郎史彌正端叔。

十八日。右奉議郎簽書節度判官聽公事葛郛。觀察推官右文林郎徐務漁。司戶參軍左迪功郎楊冲。焦山長老定園。甘露長老化昭來。

十九日。金山長老寶印來。字坦叔。嘉州人。言自岐州以西。灘不可勝計。白傅詩所謂白狗到黃牛。灘如竹節稠。是也。赴蔡守飯於丹陽樓。熱特甚。堆冰滿坐。了無涼意。蔡自點茶。頗工。而茶殊下。同坐熊教授建寧人云。建茶舊雜以米粉。復更以薯蕷兩年來。又更以楮芽。與茶味頗相入。且多乳。推過梅則無復氣味矣。非精識者未易察也。申後移舟出三閘。至湖閘而止。

二十日。遷入嘉州王知義船。微雨極涼。二十一日。

二十二日。郡集衙公堂後圃。比舊唯增染香亭。飯半登壽邱普照寺終宴。壽邱者。宋高祖宅。有故井尙存。寺本名延慶隆興中。復泗州有普照寺僧。奉僧伽像來歸寓焉。

因賜名普照寺。僑置僧伽道場。東望京山。連亘抱合。勢如繚牆。官寺樓觀如畫。西闕大江。氣象極雄偉也。

二十三日。至甘露寺。飯僧。甘露蓋北固山也。有狠石。世傳以爲漢昭烈吳大帝嘗據此石共謀曹氏。石亡已久。寺僧輒取一石充數。遊客摩挲太息。僧及童子輩往往竊笑也。拜李文饒祠。登多景樓。亦非故址。主僧化昭所築。下臨大江。淮南草木可數。登覽之勝。實過於舊。邂逅左迪功郎新太平州教授徐客。客字子公。泉州人。此山多峭崖如削。然皆土也。國史以爲石壁峭絕誤矣。二十四日。

二十五日。早以一豨當酒。謁英靈助順王祠。所謂下元水府也。祠屬金山寺。寺常以二僧守之。無他祝史。然勝云賽祭豬頭。例歸本廟。觀者無不笑。初紹興末。元顏亮入寇。樞密葉公審言督視大軍守江。禱於水府祠。請事平奏加帝號。既而不果。隆興中。敵再入。有近臣申言之。議者謂四瀆止封王水府不應有四瀆上。乃但加美稱而已。廟中遇武人王秀。自言博州人。年五十一。元顏亮寇邊時。自河朔從義軍。改下大名。以待王師。既歸朝不見錄。且自言孤遠無路自通。獻獻不已。是晚欲出江。舟人辭以潮不應。遂宿江口。

二十六日。五鼓發船。是日舟人始伐鼓。遂遊金山。登王鑑堂砂高臺。皆窮極壯麗。非昔比。玉鑑蓋取蘇儀甫詩云。僧於玉鑑光中。坐客蹋金甍背上行。儀甫果終於翰苑。當詩以爲詩識。新作寺門。亦甚雄。翟者年伯壽篆額。然門乃不可泊舟。凡至寺中者。皆由雄跨閣。長老寶印言舊額仁宗皇帝御飛白。張之則風波洶湧蚊蠶出沒。遂藏之寺閣。今不復存矣。印住山近十年。興造皆其力。寺有兩塔。本曾子宣承相用西府俸所建。以薦其先者。政和中。寺爲神霄宮。道士之去塔上相輪而屋之謂之鬱羅霄臺。至是五十餘年。印始復爲塔且增飾之。工尙未畢。山絕頂有吞海亭。取毛吞巨海之意。登望尤勝。每北使來聘。例延至此亭烹茶。金山與焦山相望。背名藍。每爭雄長。焦山舊有吸江亭。最爲佳處。故此名吞海以勝之。可笑也。夜風水薄船。鞦韆有聲。

二十七日。留金山。極涼冷。印老言蜀中梁山軍驚鷲爲天下第一。

二十八日。夙興觀日出江中。天水皆赤。眞偉觀也。因登雄跨閣觀二島。左曰鶴山。舊

傳有棲鶴。今無有。右曰雲根島皆特起不附山。俗謂之郭璞墓。奉使金國起居郎范至能至山。遣人相招。食於玉鑑堂。至能名成大。聖政所同官。相別八年。今借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觀侍讀爲金國祈請使云。午間過瓜州江平如鏡。舟中望金山樓觀重複。尤爲鉅麗。中流風雷大作。電影騰掣。正在江面。去舟財丈餘。急繫纜。俄而開霽。遂至瓜州。自到京口無蚊。是夜蚊多。始復設幘。

二十九日。泊瓜州天氣澄爽。南望京口。月觀甘露寺水府廟皆至近。金山尤近。可辨人眉目也。然江不可橫絕。放舟稍西乃能達。故渡者皆遲回久之。舟人以帆弊往姑蘇買帆。是日方至。橋高五丈六尺。帆二十六幅。兩日間閱往來渡者。無慮千人。大抵多軍人也。夜觀

金山塔燈。

三十日。

入蜀記卷第二

七月一日。黎明離瓜州。偃風挂帆。晚至真州。泊鹽遠亭。州本唐揚州揚子縣之白沙鎮。揚溥有淮南。徐溫自金陵來。觀溥於白沙。因改曰迎鑾鎮。或謂周世宗征淮時。諸將嘗於此迎謁。非也。國朝乾德中。升爲建安軍。祥符中。建玉清昭應宮。即軍之西北小山置治。鑄玉皇聖祖太宗四聖像。既成。遣丁謂李宗鏐爲迎奉使副。至京。車駕出迎。肆赦建軍曰真州。而於故治築儀真觀政和中。修九域圖志。又名曰儀真郡。舊以水陸之衝爲發運使治所。今廢。

二日。見知州右朝奉郎王察。市邑宮寺。比數年前頗盛。攜統遊東園。園在東門外里餘。自建炎兵火。後廢壞滌地。漕司租與民歲入錢數千。昔之閎壯巨麗復爲荆棘荒墟之地者。四十餘年。乃芟葺爲園。以記考之。惟清醮堂拂雲亭澄虛閣巖復其舊。與右之清地北之高臺尙存。若所謂流水橫其前者。湮塞僅如一帶。而白畝之園廢爲蔬畦者。尙過半也。可爲太息。登臺望下蜀諸山。平遠可愛。裴回久之。過報恩光孝寺少留。

辛巳之變。儀真焚蕩無餘。而存寺獨存堂中僧百人。長老妙湍。常州人。

三日。右迪功郎監稅務聞人堯民人堯民茂德剛定之兄子。以恩科入官。北山永慶長老蘊常來。郡集於平易堂。徧遊澄瀾閣快哉亭。遂至壯觀以歸。壯觀舊有米元章所作賦石刻。今亡矣。初問王守儀真觀去城遠近。云有城南里許。方怪與國史異。既歸亟住遊。則信城南也。有老道士出迎。年七十餘。自言廬州人。能述儀真本末云。舊觀實在城西北數里小土山之麓。祥符所鑄乃金銅像并座高三丈。以黃麾全仗道門幢節迎赴。師皆與國史合。故當時樂章曰。范金肖像申嚴奉官館狀羣飛。萬靈拱衛瑞烟披。堤柳暎黃麾。道士又言賜號瑞應福地則史所不載也。今所謂儀員觀者。昔黃冠入城休憩道院耳。晚大風舟人增纜。

四日。風便。解纜挂帆發真州。岸下舟相先後發者甚衆。烟帆暎山。縹緲如畫。有頃風愈厲。舟行甚疾。過瓜步山。山蜿蜒蟠伏臨江起。小峯頗巉峻。絕頂有元魏太武廟。廟前大木可三百年。一井已涸。傳以爲太武所鑿。不可知也。太武以宗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南侵至瓜步。建唐戒嚴。太武鑿瓜步山爲蟠道。於其上設旣廬。大會羣臣。疑卽此地。王文公詩所謂叢祠瓜步認前朝。是也。梅聖俞題廟云。魏武敗忘歸。孤軍駐山頂。按太武初未嘗敗。聖愈誤以佛狸爲曹瞞耳。山出瑪瑙石。多虎豹害人。往時大將劉寶每募人捕虎於此。周世宗伐南唐。齊王景達自瓜步渡。江距六合二十里設柵亦此地也。入夾行數里。沿岸園疇衍沃廬舍竹樹極盛。大抵多長蘆寺莊。出夾望長蘆樓塔重複自江淮兵火官寺民廬。莫不殘壞。獨此寺之盛。不減承平。至今日常數百衆。江面渺瀰無際。殊可畏。李太白詩云。維舟至長蘆。目送烟雲高。是也。晚泊竹篠港有居民二十餘家。距金陵三十里。

五日。大風。將曉覆袂衾。晨起淒然如暮秋。過龍灣。浪湧如山。望石頭。山不甚高。無峭立江中。繚繞如垣牆。凡舟皆由此下至建康。故江左有變。必先固守石頭。真控扼要地也。自新河入龍光門。城上舊有賞心亭白鷺亭。在門右。近又創二水亭。在門左。誠爲壯觀。然賞心爲二亭所蔽。頗失往日登望之勝。泊秦淮亭。說者以爲鐘阜艮山。得庚水爲宗廟水。秦鑿淮。本欲破金陵王氣。然庚水反爲吉。天下事信非人力所能勝也。見留守右朝請大夫祕閣修撰唐琢。通判右朝散郎潘恕。建康行宮在天

津橋北。橋琢青石爲之。頗精緻。意其南唐之舊也。晚小雨。右文林郎監大軍倉王烜來。王言京口人用七月六日爲七夕。蓋南唐重七夕。而常以帝子鎮京口。六日輒先乞巧。翌旦馳入建康赴內燕。故至今爲俗云。然太宗皇帝時嘗下詔。禁以六日爲七夕。則此北俗亦如此。此說恐不然。

六日。見左朝散太夫太府少卿總領兩淮財賦沈夏。武奏軍節度使建康諸軍都統郭振。右宣敎郎知江寧縣何作善。右文林郎觀察淮官褚意來。作善字百祥。意字誠叔。晚見秦伯和侍郎。伯和名墳。故相益公楸之孫。延坐畫堂。棟宇閎麗。前臨大池。池外卽御書閣。蓋賜第也。家人病創託何令。招醫劉仲寶視脈。

七日。早遊天慶觀。在冶城山之麓。地理家以爲此山脈絡自蔣山來。不可知也。吳晉間城壘。大抵多因山爲之。觀西有忠烈廟。卞壺廟也。以嵇紹及壺二子膾肝配食。紹死於惠帝時。在壺前且非江左事。而以配壺。非也。廟後叢木甚茂。傳以爲壺墓。墓東北又有亭。頗竦豁曰忠孝亭。亭本南唐忠貞亭。後避韓改焉。忠貞壺謚。今日忠孝則并以其二子死父難也。雲堂道士陳德新字可久。姑蘇之入頗開敏。相從登覽。久之

遂出西門遊清涼廣慧寺。寺距城里餘。據石頭城。下臨大江南。巨牛頭山。氣象甚雄。然壞於兵火。舊有德慶堂。在法堂前。堂榜乃南唐後主撮襟書。石刻尙存。而堂徙於西偏矣。又有祭悟空禪師文曰。保大九年歲次辛亥九月。皇帝以香茶乳藥之奠。致祭於右街清涼寺悟空禪師。按南唐元宗以癸卯歲嗣位。改元保大。當晉出帝之天福八年。至辛亥實保大九年。當周太祖之廣順元年。則祭悟空者。元宗也。建康志以爲後主。非是。長老寶餘楚州人。畱食。贈德慶堂榜黑本。食已。同登石頭。西望宣化渡及歷陽諸山。眞勝形之地。若異時定都建康。則石頭富仍。爲關要。或以爲今都城徙而南。石頭雖守無益。蓋未之思也。惟城旣南徙。秦淮乃橫貫城中。六朝立柵斷航之類。緩急不可復施。然大江天險。都城臨之。金湯之勢。比六朝爲勝。豈必依淮爲固邪。左迪功郎新湖州武康尉劉煒。右迪功郎監比較務李膺來。煒秦伯和館客也。言秦氏衰落可念。至屢曲質。生產亦薄。問其歲入幾何。曰。米十萬斛耳。

八日。晨至鍾山。道林眞覺大師塔焚香。塔在太平興國寺上。寶林所葬也。塔中金銅寶公像有銘在其膺。蓋王文公守金陵時所作。僧言古像取入東都啓聖院。祖宗時每有

祈禱。啓聖及此塔皆設道場。考之信然。塔西南有小軒。曰木末。其下皆大松。聳甲夭矯如蚊龍。往往數百年物。木末蓋後人取王文公詩木末北山雲冉冉之句名之。建康志謂公自命此名。非也。塔後又有定林菴。舊聞先君言李伯時畫文公像於菴之昭文齋壁。著帽束帶神彩如生文公沒。齋常扃閉遇重客至。寺僧開戶。客忽見像皆驚發。覺生氣逼人。寫照之妙如此。今菴經火。尺椽無復存者。予乙酉秋。嘗雨中獨來遊。留字壁間。後人移刻崖石。之讀感歎。蓋已五六年矣。歸途過半山少畱。半山者。王文公舊宅。所謂報寧禪院也。自城中上鍾山。此爲中途。故曰半山。殘毀尤甚。寺西有土山。今謂之培塿。亦後人取文公詩所謂溝西顧丁壯。擔土爲培塿名之也。寺後又有謝安墩。文公詩云在冶城西北。即此是也。

九日。至保寧戒壇二寺。保寧有鳳皇臺攬輝亭。臺有李太白詩云。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州。今已廢爲大軍甲仗庫。惟亭因舊址修築。亦頗宏壯。寺僧言亭勝本朱希真隸書。已爲俗子易之。法堂後有片石。瑩潤如黑玉乃宋子嵩詩。題云鳳臺山亭子。陳獻司空。鄉貢進士宋齊邱。司空者徐知誥也。後改姓名曰李屏。是爲南

唐烈祖。而齊邱爲大臣。後又有題字云。昇元三年奉勅刻石。蓋烈祖既有國。追念君臣相遇之始。而表顯之。昇齊邱雖皆不足道。然當攘奪分裂橫潰之時。其君臣相遇不如是亦不能粗成其功業也。戒壇額曰崇勝戒壇寺。古謂之瓦棺寺有閣因岡阜。其高十丈。李太白所謂鍾山對北戶。淮水入南榮者。又橫江詞一風三日吹倒山。白浪高於瓦棺閣。是也。南唐後主時。朝廷遣武人魏不來使。南唐意其不能文。即宴於是閣。因求賦詩。不攬筆成篇。末句云莫教雷雨損基局後主君臣皆失色。及南唐之亡。爲吳越兵所焚。國朝承平二百年。金陵爲大府。寺觀競以崇飾土木爲事。然閣終不能復紹興中有北僧來居。講惟識百法論。誓復興造。求偉材於江湖間。事垂集者屢矣。會建宮闕。有司往往輒取之。僧不以此動心。愈々經營。卒成盧舍那閣。平地高七丈。雄麗冠於江東。舊閣基相距無百步。今廢爲軍營。秦伯和遣醫柴安恭來。視家人瘡。柴邢州龍岡人。晚褚誠叔來。誠叔嘗爲福州閩清尉。獲盜應格。當得京官。不忍以人死爲已利辭不就。至今在選調。又有爲他邑尉者。亦獲盜。營賞甚力。卒得京官。將解去。入郡過刑人處。輒掩目大呼。數日神志方定。後至他郡。

見通衢有石幢。問此何爲。從者曰。法場也。亦大駭叫呼。幾墜軍。自此所至皆迂道以避刑人之地。人之不可有媿於心如此移舟泊賞心亭下。秦泊知送藥。

十日。早出建康城至石頭。得使風張帆而行。然港淺而狹。行亦甚緩。宿大城岡。金岡隴重複。如梅嶺岡石子岡余讀如陀婆岡。尤其著者也。居民數十家。亦有店肆。

十一日。早出夾行大江過三山磯烈洲慈姥磯采石鎮。泊太平州江口。謝元暉登三山還望京邑。李太白登三山望金陵皆有詩。凡山臨江皆曰磯水湍急。篙工併力撐之乃能上。然今年閏餘秋早。水落已數尺矣。則盛夏可知也。三山自石頭及鳳皇臺望之杳杳有無中耳。及過其下。則距金陵財五十餘里。晉伐吳。王濬舟師過三山王暉要濬議事。濬舉帆曰。風利不得泊。即此地也。是日便風。擊鼓挂帆而行。有兩大舟東下者。阻風泊浦渚。見之大怒。頓足詬罵不已。舟人不答。但撫掌大笑。鳴鼓愈厲。作得意之狀江行淹速常也。得風者矜而阻風者怒。可謂兩失之矣世事蓋多類此者。記之以寓一笑。烈洲在江中。上有小山。曰烈山。草木極茂密。有神祠在山巔。慈姥磯磯之尤巉絕峭立者。徐師川有慈姥磯詩序云。磯與望夫石相望。正可爲的對。而

詩人未嘗挂齒牙。故其詩云。離鸞只說閨中恨。祇憤誰知目下情。然梅聖俞護母喪歸宛陵。發長蘆江口詩云。南國山川都不改。傷心慈姥舊時磯。師川偶忘之耳。聖俞又有過慈姥磯下。及慈姥山石崖上竹鞭詩。皆極高奇。與此山稱。采石一名牛渚。與和州對岸。江面比瓜洲爲狹。故隋韓擒虎平陳。及本朝曹彬下南唐皆自此渡。然微風輒浪作不可行。劉賓客云。蘆葦晚風起。秋江鱗甲生。王文公云。一風微吹萬舟阻。皆謂此磯也。磯即南唐樊若冰獻策作浮梁渡王師處。初若冰不得志於李氏。詐祝髮爲僧廬於采石山。鑿石爲竅。及建石浮圖。又月夜繫繩於浮圖。棹小舟急渡。引繩至江北。以度江面。既習知不謬。即亡走京師上書。其後王師南渡。浮梁果不差尺寸。予按隋煬帝征遼。蓋嘗用此策渡遼水造三浮橋於西岸。既成。引趨東岸。橋短丈餘不合。隋兵赴水接戰高麗槩岸上擊之麥鐵杖戰死。始斂兵引橋復就西岸而更命何稠接橋。二日而成。遂乘以濟。然隋終不能平高麗。國朝遂下高唐者。實天意也。若冰何力之有。方若冰之北走也。江南皆知其獻南往之策。或請誅其母妻。李煜不敢但羈置池州而已。其後若冰自陳母妻在江南。朝廷命煜護送煜雖憤切。終

不敢違。厚遺而遣之。然若冰所鑿石竅及石浮圖皆不毀。王師卒用以繫浮梁。則李氏君臣之暗且怠。亦可知矣。雖微若冰。有不亡者乎。張文潛作平江南議謂。當縛若冰送李煜使甘心焉。不然。正其叛主之罪而誅之以示天下。豈不偉哉。文潛此說。實天下正論也。予自金陵得病。是方小愈。尙未能食。夜雨。

十二日。早移舟泛姑熟溪。五里泊閱武亭初詢舟人。云江口泊船處。距城二十里。須步乃可入。及至閱武。乃止在城闔之外。徽猷閣直學士左朝請郎知州周元特操聞予病。與醫郭師顯俱來視疾自都下相別。迨今八年矣。太平州本金陵之當塗縣。周世宗時。南唐元宗失淮南。僑置和州於此。謂之新和州。改爲雄遠軍。國朝開寶八年。下江南。改爲平南軍。然獨領當塗一邑而已。太平興國二年。遂以爲州。且割蕪湖繁昌來屬而治當塗。與興國軍同時建置。故分紀年以名之。

十三日。通判右朝請郎葉琴。員外通判左朝奉郎錢同仲耕。軍事判官左文林郎趙子顯。知當塗縣右通直郎王權來。午後入州。見元特。呼郭醫就坐間。爲予切脈且議所用藥。州正據姑熟溪北。土人但謂之姑溪水色正綠而澄徹如鏡。鱗鱗往來可數溪南皆

漁家景物幽奇。兩浮橋悉在城外。其一通宣城。其一可至浙中。姑熟堂最號得溪山之勝。適有客寓家其間。故不得至。又有一酒樓。登望尤佳。皆城之南也。往時溪流分一支貫城中。湮塞已久。近歲嘗浚治。然惟春夏之交暫通。今七月。已絕流矣。李太白集有姑熟十詠予族伯父彥遠嘯嘗言東坡自黃州還。過當塗。讀之撫手大笑曰。賡物敗矣。豈有李白作此語者郭功父爭以爲不然。東坡又笑曰。但恐是太白後身所作耳。功父甚愠。蓋功父少時。詩句俊逸。前輩或許之以爲太白後身。功父亦遂以自負。故東坡因是戲之。或曰。十詠。及歸來乎。笑矣乎。僧伽歌懷素草書歌。太白舊集本無之。宋次道再編時。貪多務得之過也。

十四日。晚晴。開南窗觀溪山溪中絕多魚。時裂水面躍出斜日映之。有如銀刀。垂釣挽罟者彌望。以故價甚賤。僮使輩日皆壓飫。土人云。此溪水肥宜魚。及飲之味果甘。豈信以肥故多魚邪。溪東南數峯如黛。蓋青山也。

十五日。早州學教授左文林郎吳博古敏叔。員外教授左文林郎楊恂信伯來。飯已。遊黃山東嶽廟廣福寺遂登凌歊臺。嶽廟棟宇頗盛。本謂之黃山大監廟。大監者。不知

何神。蓋淫祠也。今既爲嶽廟。而大監反寓食廡下。廣福本壽聖寺。以紹興壬午。紹書改額。敗屋二十餘間。殘僧三四人。蕭然如古驛。主僧惠明。溫州平陽人。凌歊臺正如鳳凰雨花之類。特因山巔名之。宋高祖所營。面勢虛曠。高出氛埃之表。南望青山龍山九井諸峯。如在凡席。龍山卽孟嘉登高落帽處。九井山有桓元僭位壇。稍西江中二小山相對。云東梁西梁也。北戶臨和州新城。樓櫓歷歷可辨。蓋自絕江至和州。財十餘里。李太白有黃山凌歊臺送族弟泛舟赴華陰詩卽此地也。臺後有一塔。塔之後又有亭。曰懷古云。余初至當塗。飲姑熟溪水。喜其甘滑。已而徧飲城中水。皆甘。蓋泉脈佳也。

十六日。郡集於道院。歷遊城上亭榭。有坐歊亭。頗宜登覽。城濠皆植荷花。是夜月白如畫。影入溪中。搖蕩如玉塔。始知東坡玉塔臥微瀾之句爲妙也。

入蜀記卷第三

十七日。郡集於青山李太白祠堂。二教授同集祠在青山之西北。距山尙十五里。墓在祠後。有小岡阜起伏。蓋亦青山之別支也。祠莫知其始。有唐劉白全所作墓碣。及近歲張真甫舍人所作重修祠碑。太白烏巾白衣錦袍。又有道帽縷裘侑食於側者。郭功甫也。早飯罷遊青山。山南小市有謝元暉故宅基。今爲湯氏所居。南望平埜極目。而環宅皆流泉奇石。青林文篠。真佳處也。遂由宅後登山。路極險巖。凡三四里。有兩道人持湯飲迎勞於松石間。又里許。至一菴老道人出迎。年七十餘。姓周濰州人。居此山三十年。顛頰如丹。鬚髮無白者。又有李媪。八十矣。耳目總明。談笑不衰。自言嘗得異人祕訣。菴前有小池。曰謝公池。水味甘冷。雖盛夏不竭。絕頂又有小亭。亦名謝公亭。下視四山如蚊龍奔放。爭赴川谷。絕類吾鄉舜山。但舜山之巔。豐沃夷曠。無異平陸。此所不及也。亭北望正對歷陽。周生言完顏亮入寇時戰鼓之聲震於山中云。夜歸舟次。已一鼓盡矣。坐間信伯言桓溫墓亦在近郊。有石獸石馬。製

作精妙。又有碑。悉刻當時車馬衣冠之類。極可觀。恨不一到也。

十八日。小雨解舟出姑熟溪行江中江溪相接。水清濁各不相亂。挽行夾中三十里。至大信口泊舟。蓋自此出大江。須風便乃可行。往往連日阻風雨。小山夾江。卽東梁西梁。一名天門山。李太白詩云。兩岸青山相對出孤帆。一片日邊來。王文公詩云。崔嵬天門山。江水遶其下。梅聖俞云。東梁如仰蓋。西梁如浮魚。徐師川云。南人北人朝暮船。東梁西梁今古山。皆得句於此也。水滸小兒賣菱芡。蓮藕者甚衆。夜行堤上觀月。大信口歐陽文忠公于役志謂之帶星口。未詳孰是。于役志蓋謫夷陵時所著也。

十九日。便風過大小譚山磯。奇石巉絕。漁人依石挽罾。宛如畫圖。間所見。過梟磯。在大江中。聳拔特起。有道士結廬其上。政和中。賜名寧淵觀。舊說梟磯有梟能害人。故得名。方郡縣奏乞觀額時。惡其名。因曰。磯在水中。水常沃石。故曰澆磯。今觀屋亦二十餘間。然止一人居之。相傳有二人。則其一輒死。故無敢往者。至蕪湖縣。泊舟吳彼亭。和縣右通直郎呂昭問來。按漢丹揚郡有蕪湖縣。吳陸遜屯蕪湖。又杜預注春秋楚子伐吳克鳩茲。亦云在蕪湖。至東晉。乃故名于湖。不知所自。王敦反。

屯于湖。今故城尙存。又有玩鞭亭。亦當時遺迹。唐溫飛鄉有湖陰曲。叙其事近時。張文潛以爲晉書所云帝至于湖。陰察營壘。當以于湖爲句。飛鄉蓋誤讀也。作于湖曲。以反之。劉夢得歷陽書事詩。叙道中事云。望夫人化石。夢帝日環營。蓋夢得自蘆州移牧歷陽。過此邑也。邑人云。數年前。邑境有盜。發大墓。棺槨已壞。得鏡及刀劍之屬甚衆。整博有大將軍墓四字。或疑爲敦墓云。

二十日。寧國太平縣主簿左迪功郎陳炳來見。泛小舟往謝之。則寓寧淵觀下院。以提刑司檄來督大禮錢帛。寧淵在梟磯隔大江。故置下院於近邑。道流十餘。壇宇像設甚盛。有觀主何守誠者。今選居太一宮矣。炳字德先。婺州義烏人。自言其從姑得道。徽宗朝。賜號妙靜鍊師。結廬葛仙峰下。平生不火食。惟飲酒啗生果。爲人言禍福。死生。無毫釐差。每風日清和時。輒掩關獨處。或於戶外竊聽之。但聞若二嬰兒聲。或歌或笑。往往至中夜方止。莫有能測者。年九十。正旦自言四月八日當遠行。果以是日坐逝。每爲德先言汝有仙骨。當遇異人。後因得疾。委頓有皖山徐先生來。餌以藥。即日疾平。徐因畱。教以絕粒訣。德先父母方望其成名。固不許。然自是絕滋味。日食淡

湯餅友飯而已。如此者六年。益覺身輕。能日行三百里。會第中妻復近輩血。徐遂告別臨行語德先曰。汝二紀後當復從我究此事德先送至谿上。方呼舟欲渡。徐褰裳疾行水上而去。呼之不復應。德先至今悵悵。有棄官入灤皖之意。予遂遊東寺。登王敦城以歸。城並大江。氣象宏敞。邑出綠毛菹就船賣者不可勝數將牛。解舟過三山磯磯上新作龍祠有道人半醉立巖崖峭絕處。不親行舟望之使人寒心。亦奇士也。江中江豚十數出沒。色或黑或黃俄又有物長數尺。色正赤。類大蜈蚣。奮首逆水而上。激水高三二尺。殊可畏也宿過道口。

二十一日。過繁昌縣南唐所置。初屬宣城。及置太平州。復割隸焉。晚泊荻港。散步堤上。遊龍廟。有老道人守之。台州仙居縣人自言居此十年。日伐薪二束賣之以自給。雨雪則從人乞。未嘗地營也。又至一菴。僧言隔港即銅陵界。遠山嶄然臨大江者即銅官山。太白所謂我愛銅官樂。千年未擬還。是也。恨不一到。最後至鳳凰山延禧觀。觀廢於兵燹者四十餘年。近方興葺。羽流五六人。觀主陳廷瑞。婺州義烏縣人。言此古青華觀也有趙先生。荻港市中人。父賣茗。先生幼名王九。年十三。

疾丞。父抱指青華。願使入道。是夕先生夢老人引之登高山謂曰。我陰翁也。出柏枝啗之及覺遂不火食後又夢前老人。教以天篆數百字。及覺悉記不遺。太宗皇帝召見。度爲道士。賜冠簡。易名自然給裝錢遣還。遂爲觀主。祥符間。再召至京師賜紫衣。改青華額曰延禧。先生懇求還山養母。得歸。一日無疾而逝門人葬之山中。行半途棺忽大重。不可舉。其母曰。吾兒必有異。命發棺果空無尸。惟劍履在耳。遂即其處葬之。今家猶在。謂之劍冢。自然國史有傳。大概與延瑞言頗合。惟劍冢一事無之。荻港蓋繁昌小墟市也。歸舟已夜矣。

二十二日。過大江。入丁家洲夾。復行大江自離當塗。風日清美。波平如席。白雲青嶂。遠相暎帶。終日如行圖畫。殊忘道途之勞也。過銅陵縣不入晚泊水供口。江湖間謂分流處爲供。王文公詩云。東江水落水分供是也。

二十三日。過陽山磯。始見九華山。九華本名九子。李太白爲易名。太白與劉夢得皆有詩。而劉至以爲可兼太華女兒之奇秀南唐朱子嵩辭政柄歸隱此山。號九華先生。封青陽公。由是九華之名益盛惟文王公詩云。盤根離巨壯。其末乃修纖。最極形容

之妙大低此山之奇在修織耳。然無含蓄敦大氣象。與廬阜天台異矣。岸傍秋花如雪。舊見天井長老彥威。云廬山老僧用此絮著衣。威少時在惠日。亦爲之佛燈珣禪師見而大嘆。云汝少年。輒求溫暖如此。豈有心學道邪。退而問兄弟則堂中百人。有荻花衣者財三四。皆年七十餘矣。威愧恐。亟除去。泊梅根港。巨魚十數。色蒼白。大如黃犢出沒水中。每出水輒激起。沸白成浪真壯觀也。

二十四日。到池州。泊稅務亭子。州唐置。南唐嘗爲康化軍節度。今省。又嘗割青陽隸建康。今復故。惟所置銅陵東流二縣。及改秋浦爲貴池。今因之蓋。南唐都金陵。故當塗蕪湖銅陵繁昌廣德青陽并江寧上元溧陽溧水句併凡十一縣。皆隸畿內。今建康爲行都。而纔有江寧等五邑。有司所當議也。李太白往來江東北州所賦尤多。如秋浦歌十七首。及九華山清溪白筍坡玉鏡潭諸詩是也。秋浦歌云。秋浦長似秋。蕭條使人愁。又曰。兩鬢入秋浦一朝颯已衰。猿聲催白鬢長短盡成絲。則池州之風物可見矣。然觀太白此歌高砂乃爾。則知姑熟十詠決爲贗作也。杜牧之池州諸詩正爾觀之亦清婉可愛。若與太白詩並讀醇醜異味矣。初王師平南唐命曹彬分兵自荊州順流東

下。以樊若冰爲教導。首克池州。然後能取蕪湖當塗駐軍采石。而浮橋成。則池州今實要池。不可不備也。

二十五日。見知州右朝議大夫直秘閣陽師中。通判右朝奉郎孫德菟。遊光孝寺。寺有西峯聖者所畱鐵笛。聖者生當吳武王楊行密時。楊狂不羈好吹笛能役鬼神蚊龍。嘗寓池州乾明寺。乾明即光孝也。及去畱笛付主事僧。笛似銅鐵而非。色綠而瑩潤如綠玉。不知何物。僧懼爲好事者所奪。郡官求觀之輒出一凡鐵笛充數。予偶與監寺僧有舊。獨得一見有石刻沈叔達所作西峰銘。文辭古雅可愛恨非其自書也。

僧言貴池去城八十里。在秀山下。江之一支別匯爲池四隅皆因山石爲崖。產鯉魚。金鱗朱尾。味極美。本以此得貴池之目。秀山有梁昭明太子墓拱木森然。今池州城西有神甚靈者曰九郎或云。九郎即照明晚登弄水亭。杜牧之所賦詩也。亭殊不葺。然正對清溪齊山景物絕佳。州雖瀕江。然據岡阜上頗難得水。

二十六日。解舟過長風沙羅利石。李太白江上贈竇長史詩云。萬里南遷夜郎國。三年歸及長風沙。梅聖俞送方進士遊廬山云。長風沙浪屋許大。羅利石齒水下排。歷此

二險過滄浦始見瀑布懸蒼山。即此地也。又太白長干行云。早晚下三巴。預將書報家相迎不道遠。直到長風沙。蓋自金陵至此七百里。而室家來迎其夫。甚言其遠也。地屬舒州。舊最號湍險。仁廟時。發運使周湛役三十萬夫疏支流十里以避之。至今爲行舟之利。羅刹石在大江中。正如京口鶴峯。而稍大。白石棋起。其上叢篠喬木。亦有小神祠。旛竿不知何神也。西望羣山靡迤巖嶂深秀。宛如吾廬南望鏡中諸山爲之累歎宿懷家狀。懷姓也。吳有尙書郎懷敘見顧雍傳。

二十七日。五鼓大風自東在來。舟人不告。乘便風解船過雁翅夾有稅場。居民二百許家。岸下船舶甚衆。遂經皖口。至趙屯。未朝食已行百五十里。而風益大。乃泊夾中皖口。即王師破江南大將朱合贊水軍處。趙屯有戍兵。亦小市聚也。是日大風。至暮不止。登岸行至夾口。觀江中驚濤駭浪。雖錢塘八月之潮不過也。有一舟掀簸浪中。欲入夾者再三。不可得。幾覆溺矣。號呼求救。久方能入。北望正見皖山。太白江上望皖公山詩云。巖絕稱人意。巖絕二字。不刊之妙也。南唐元宗南遷豫章。舟中望皖山。愛之謂左右曰。此青峭數峯何名。荅曰。舒州皖山。時方新失淮南。伶人李家明侍

側獻詩曰。龍舟千里颶東風。漢武潯陽事正同。回首皖公山色好。日斜不到壽杯中。元宗爲悲憤歎獻。故王文公詩云。南狩皖山非故地。北師淮水失名王。計其處當去此不遠也。夜雨。

二十八日。過東流縣不入。自雷江口。行大江江南羣山。蒼翠萬陵。如列屏障。凡數十里不絕。自金颿以西。所未有也。是日使風張颿。舟行甚速。然江面浩渺。白浪如山。所乘二千斛舟搖兀掀舞。纔如一葉。過獅子磯。一名佛指磯。蘇壁百尺。青林綠篠。倒生壁間。圖畫有所不及。猶恨舟行北岸。不得過其下。旁有數磯亦奇崎。然皆非獅子比也。至馬當。所謂下元水府。山勢尤秀拔。正面山脚。直插大江。廟依峭崖。架空爲閣。登降者皆自閣西崖復小石徑。捫蘿側足而上。宛若登梯。飛甍曲檻。丹碧縹緲。江上神祠。惟此最佳。舟至石壁下。忽晝晦。風勢橫甚。舟人大恐失色。急下颿趨小港。竭力牽挽。僅能入港。繫纜同泊者四五舟。皆來助牽。早間同行一舟亦蜀舟也。忽有大魚。正綠腹下赤如丹。躍起拖旁。高二尺許。人皆異之。是晚果折檣破帆。幾不能全。亦可怪也。入夜風愈厲。增十餘纜。迨曉方少定。

二十九日。阻風馬當港中。風雨淒冷。初御袂衣。有小舟冒風濤來。賣薪菜豬肉。亦有賣野彘肉者。云獵蘆場中所得。已。登南岸。望馬當廟北風吹入勁甚。至不能語。既暮。風少定。然怒濤未息。擊船終夜有聲。

八月一日。過烽火磯。南朝自武昌至京口。列置烽燧。此山當是其一也。自舟中望山突兀而已。及拋江過其下嵌巖竇穴。怪奇萬狀。色澤瑩潤。亦與他石迥異。又有一石不附山。傑然特起。高百餘尺。丹藤翠蔓。羅絡其上。如寶裝屏風。是日風靜舟行頗遲。又秋深潦縮。故得盡見。杜老所謂幸有舟航遲。得盡所歷妙也。過澎浪磯小孤山二山東西相望。小孤屬舒州宿松縣。有戍兵。凡江中獨山。如金山焦山落星之類。皆名天下。然峭拔秀麗。皆不可與小孤比。自數十里外望之。碧峯巉然孤起。上干雲霄。已非他山可擬。愈近愈秀。冬夏晴雨。姿態萬變。信造化之尤物也。但祠宇極於荒殘。若稍飾以樓觀亭榭。與江山相發揮。自當高出金山之上矣。廟在山之西麓。額曰惠濟。曰神安濟夫人。紹興初。張魏公自湖湘還。嘗加營葺。有碑載其事。又有別祠在澎浪磯。屬江州彭澤縣。三面臨江。倒影水中。亦占一山之勝。舟過磯雖無風亦

浪湧。蓋以此得名也。昔人詩有舟中估客莫漫狂。小姑前年嫁彭郎之句。傳者因謂小孤廟有彭郎像。澎浪廟有小姑像。實不然也。晚泊沙夾。距小孤一里。微雨。復以小艇遊廟中。南望彭澤都昌諸山。烟雲空濛。鷗鷺滅沒。極登臨之勝。徙倚久之而歸。方立廟門。有俊鶻搏水禽掠江東南去。甚可壯也。廟祝云。山有樓鶻甚多。

二日。早行。未二十里。忽風雲騰湧。急繫纜。俄復開霽。遂行。泛彭蠡口。四望無際。乃知太白開帆入天鏡之句爲妙。始見廬山及大孤。大孤狀類四梁。雖不可擬小孤之秀麗。然小孤之旁頗有沙洲葭葦。大孤則四際渺瀰皆大江。望之如浮水而亦一奇也。江自湖口分一支爲南江。蓋江西路也。江水渾濁。每汲用皆以杏仁澄之。過夕乃可飲。南江則極清徹。合處如引繩不相亂。晚抵江州。州治德化縣。即唐之潯陽縣。柴桑栗里皆其地也。南唐爲奉化軍節度。今爲定江軍。岸土赤而壁立。東坡先生所謂舟人指點岸如赭者也。泊湓浦。水亦甚清。不與江水亂。自七月二十六日至是。首尾財六日。其間一日阻風不行。實以四日半。泝流行七百里云。

三日。移泊琵琶亭。見知州左朝請郎周昇強仲。通判左朝散郎胡适。發運使戶部侍郎

史正志志道。發運司幹辦公事程坦履道。察推左文林郎蔡戡定夫始得蘆州公移。

四日。遊天慶觀。李太白詩所謂潯陽紫極宮也。蘇黃詩刻皆不復存。太白詩有一石。

亦近時俗書。見觀主李亦智。問王芝亦不能答。觀皆古屋。初不更兵燹。而遺迹掃地。觸太清殿老君像。乃唐人所塑。特爲奇古。真人女真仙方力士童子各二軀。又有唐明皇帝金銅像。衣冠如道士。而氣宇粹穆。有五十年安享太平富貴氣象。李守智者。滁州來安人。皇言家故富饒。遇亂棄家爲道人。大將岳飛以度牒與之。始爲道士。至今畫岳民父子事之。史志道招飲於發運廨中。登高遠亭。望廬山。天氣澄霽。諸峯盡見。志道出新鼓鑄鐵錢。

五日。郡集於庾樓。樓正對廬山之雙劍峯。北臨大江。氣象雄麗。自京口以西。登覽之地多矣。無出庾樓右者。樓不甚高。而覺江山烟雲皆在九席間。真絕景也。庾亮嘗爲江荆豫州刺史。其實則治武昌。若武昌南樓名庾樓猶有理。今江州治所。在晉特柴桑縣之湓口關耳。此樓附會甚明。然白樂天詩固已云潯陽欲到思無窮。庾亮樓南湓口東。則承誤亦久矣。張芸叟南遷錄云。庾亮鎮潯陽。經始此樓。其誤尤甚。

六日。甲夜有大燈毬數百。自湓浦蔽江而下。至江面廣處。分數漸遠。赫然如繁星麗天。土人云。此乃一家放五百椀。以禳災祈福。蓋江鄉舊俗云。

七日。往廬山。小憩新橋市。蓋吳蜀大路。市肆壁間多蜀人題名。並溪喬木往往皆二百年物。蓋山之麓也。自江州至太平興國宮二十里。此適當其半。此日車馬及徒行者。憧憧不絕。云上觀。蓋往太平宮焚香。自八月一日至七日乃已。謂之白蓮會。蓮社本遠法師遺跡。舊傳遠公嘗以一日借道流。故至今太平宮歲以爲常。東林寺亦自作會。然來者反不若太平之盛。亦可笑也。晚至清虛菴。菴在發雲峯下。皇甫道人所居。皇甫名坦。喜州人。出遊旁郡。獨見弟子其曹彌深。登紹興煥文閣。寶藏光堯皇帝御書。又有神泉清虛堂。皆宸翰題榜。宿清虛西室。曹君置酒堂中。炙鹿肉甚珍。酒尤清醇。夜寒。可附火。

入蜀記卷第四

八日。早由山路至太平興國宮。門庭氣象極闊壯。正殿爲九天採訪使者像。袞冕如帝者。舒州潯山靈仙觀祝九天司命真君。而採訪使者爲之佐。故南唐名靈仙曰丹霞府。太平曰通元府。崇奉有自來矣。至太宗皇帝時嘗遣中使。送泥金絳羅雲鶴帳仍命三年一易。神宗皇帝時又加封應元保運真君。及賜塗金殿額。兩壁圖十真人。本吳生筆。建炎中李成何世清二盜。以廬山爲巢。宮屋焚蕩無餘。先是山中有太一宮。摹吳筆於殿廡。及太平再興。復摹取太一本。所託非善工。無復髣髴。憩於雲無心堂。蓋冷翠亭故址也。溪聲如大風雨。至使人毛骨寒慄。一宮之最勝處也。採訪殿前有鐘樓。高十許丈三層。累磚所成。不用一木。而欄楯翠飛。雖木工之良者不能加也。但鐘爲磚所揜蔽。聲不甚揚。亦是一病。觀主胡思齊云。此一樓爲費三萬緡。鐘重二萬四千餘斤。又有經藏亦佳。扁曰雲章瓊室。太平規模。大概類南昌之玉隆。然玉隆不經焚。尙有古趣。爲勝也。遂至東林太平興龍寺。寺正對香廬峯。峯分一支

東行。自北而西。環合四抱。有如城郭。東林在其中。相地者謂之倒桂龍格。寺門外虎溪本小澗。比年整以埽。但若一溝。無復古趣。予勸其主增法才。去埽使少近自然。不知能用吾言否。食已。煮觀音泉。啜茶。登華嚴羅漢閣。閣與廬舍閣鐘樓鼎峙。皆極天下之壯麗。雖閩浙名藍所不能逮。遂至上方五杉閣舍利塔白公草堂。上方者自寺後支徑。穿松陰躡石磴而上。亦不甚高。五杉閣前舊有老杉五本。傳以爲晉時物。白傳所謂大十尺圍者。今又數百年。其老可知矣。近歲主僧了然輒伐去。殊可惜也。塔中作如來示寂像。本宋佛馱跋陀尊者自西域持舍利五粒來。葬於此草堂。以白公記考之略是故處。三間兩注。亦如記所云。其他如瀑水蓮池亦皆在。高風逸韻尙可想見。白公嘗以文集留草堂。後屢亡逸真宗皇帝嘗令崇文院寫校。包以斑竹帙送寺。建炎中。又壞於兵。今獨有姑蘇版本一帙。備故事耳。草堂之旁又有一故址。云是王子醇樞密菴基。蓋東林爲禪苑始於王公而照覺禪師常總實第一祖總公有塑像。嚴重英特人也宿東林。

九日。而晉慧遠法師祠堂及神運殿焚香。憩官廳堂中。有耶舍尊者劉遺民等十八人像

謂之十八賢。遠公之側又有一人執軍持侍立謂之辟蛇童子。傳云東林故多蛇。此童子盡拾取。投之蘄州。神運殿本龍潭。深下可側。一夕鬼神塞之且運良材以作此殿。皆不知實否也。然神運殿三字。唐相裴休書。則此說亦久矣。官廳重堂邃廡。厨殿備設壁間有張文潛題詩。寺極大連日遊歷。猶不能偏。唐碑亦甚多。惟顏魯公題名。最爲時所傳。又有聰明泉在方丈之西。卓錫泉在遠公祠堂後。皆久廢不汲下可食。爲之太息。食已。遊西林乾明寺。西林在東林之西一林之間有小市。曰雁門市。傳者以爲遠公雁門人。老而懷故鄉。遂髡髮雁門邑里作此市。漢作新豐之比也。西林本晉江州刺史陶範捨地建寺紹興十五六年間。方爲禪居。編小非東林比。又絕弊壞。主僧仁聰閩人。方漸興葺。然流泉冷冷環遠庭際。殊有野趣。正殿釋迦像著寶冠他處未見。僧云唐塑也。殿側有慧惠法師祠堂。永公蓋遠公之兄。像下一虎偃伏。又有一居士立侍。不知何人。方丈後有塔。不甚高。制度古朴。手登二級而止。東廂有小閣。曰待賢。蓋往時館客之地。今亦頽弊。東西林寺舊額。皆牛奇章八分書。筆力極渾厚。西林亦有顏魯公題名。書家以爲二林題名。顏書之冠冕也。舊聞廬山

天地塔初成。有僧施經二匝。未幾。塔震一角。經亦失所在。是日因登望以問僧。僧云誠然。或謂經乃刺血書。故到此異又云。今年天地火。尺椽不遺。蓋旁焚火所及也。晚復取太平宮路。還江州。小憩於新亭。距州二十五里。過董真人煉丹井。汲飯。味亦佳。董真人者奉也。

十日。史志道餉谷篋水數器。眞絕品也。甘腴清冷。具備衆美。前輩或斥水品。以爲不可信。水品固不必盡當。然谷篋卓然非惠山所及。則亦不可誣也。水在廬山景德觀晚別諸人。連夕在山中極寒可擁爐。比還舟。秋暑殊未艾。終日揮扇。

十一日。解舟。吳發幹約待蘆州書。因小留江口望廬山自到江州至是凡十日。皆晴。秋高氣清。長空無纖雲。甚宜登覽。亦客中可喜事也。泊赤沙湖口。東北望猶見廬山。老杜潭州道林詩云。殿脚插入赤沙湖。此湖常在湖南。然岳州華容縣及此皆有赤沙湖。蓋江湖間地名多同。猶赤壁也。

十二日。江中見物。有雙角。遠望正如小櫃。出沒水中。有聲。晚泊船臍。隔江大山中有火兩點若鏡。開闔久之。問舟人。皆不能知。或云蛟龍之目。或云靈芝丹藥

光氣。不可得而詳也。

十三日。至富池昭勇廟。以盞酒特豕謁昭毅武惠遺受靈顯王神。神吳大帝時折衝衝軍甘興霸也。興霸嘗爲西陵太守。故廟食於此。開寶中。旣平江南。增江淮神祠封爵。始封褒國公。宣和中。進爵爲王建炎中。大盜張遇號一窩蜂。擁兵過廟下。相率小琰。一琰騰空中不下。一琰躍出戶外。羣盜惶恐引去。未幾遂敗。大將劉光世以聞。復詔加封。岳飛爲宣撫使。大葺祠宇。江上神祠皆不及也。門起大樓。曰卷雪。有釘州正對廟。故廟雖俯大江而不泊舟。釘州者以銳下得名。神妃封訓祐夫人。神二子封紹威紹靈侯。神女封柔懿夫人。皆有像。而後殿復有王與妃像偶坐。祭享之盛以夜繼日。廟祝歲輸官錢千二百緡。則神之靈可知也。舟人云。若精虔致禱。則神能分風以應往來之舟。庶下有開雲長像。雲長不應祀於興霸之廟者。豈各忠所事。神靈共食。皆可以無媿邪。微奠自祠後步至旌教寺。寺爲酒務及酒官廨。像設斂置一屋。盡逐去僧輩。亦事之已甚者。富池蓋屬興國軍。

十四日。曉雨過。一小石山自頂直削去半與餘姚江濱之蜀山絕相類。拋大江。遇一木棧。廣十餘丈。長五十餘丈。上有三四十家。妻子雞犬白碓皆具。中爲阡陌相往來。亦有神祠。素所不覩也。舟人云。此尙其小者耳。大者於棧上。鋪土作蔬圃。或作酒肆。皆不復能入夾。但行大江而已。是日逆風。挽船。自平旦至日昃。纔行十五六里。泊劉官磯旁。蘄州界也。兒輩登岸歸。云得小徑至山後。有陂湖渺然。蓮菱甚富。沿湖多木芙蓉。數家夕楊中蘆蕭茅舍。宛有幽致。而寂然無人聲。有大梨。欲買之不可得。湖中小艇采菱。呼之亦不響。更欲窮之。會見道旁設機。疑有虎狼。遂不敢往。劉官磯者。傳云漢昭烈入吳。嘗棹舟於此。挽觀大鼉浮沈水中。十五日。微陰。西風益勁。挽船。尤艱。自富池以西。沿江之南。皆大山起伏如濤頭。山麓時有居民。往往作棚持弓矢伏其上以伺虎過。龍眼磯江中拳石耳。磯旁山上有龍祠。哺後以僂風次蘄口鎮居民繁錯。劉舟泊岸下甚衆。監稅秉義郎高世棟來。舊在京口識之。言此鎮歲課十五萬緡。雁翅歲課二十六萬緡。夜與諸子登岸。臨大江觀月。江面遠與天接。月影入水。蕩搖不定。正如金虬。動心駭目之觀也。是日買熟藥於蘄口市。藥貼中皆有煎煮所須如薄荷烏梅之類。此等皆客中不可倉卒求者。

樂肆用心如此。亦可嘉也。

十六日。過新野夾。有石瀨茂林。始聞秋鶯。沙際水牛至多。往往數十爲群。吳中所無也。地屬興國軍大治縣。當是土產所宜爾。晚過道士磯。石壁數百尺。色正青。了無竅穴。而竹樹迸根。交絡其上。蒼翠可愛。自過小孤。臨江峯嶂無出其右。磯一名西塞山。即元真子漁父辭所謂西塞山前白鷺飛者。李太白送弟之江東云。西塞當中路。南風欲進船。必在荆楚作。故有中路之句。張文潛云。危磯插江生。石色壁青玉。殆爲此山寫真。又云。已逢娥媚山花峽。不泊難危道士磯。蓋江行惟馬當及西塞。最爲湍險難上。拋江泊散花州。州與西塞相直。前一夕月猶未極圓。蓋望正在是夕。空江萬頃。月如紫金盤。自水中涌出。平生無此中秋也。

十七日。過回風磯。無大山。蓋江濱石積耳。然水急浪湧。舟過甚艱。過蘭谿。東坡先生所謂山下蘭芽短浸谿者。買鹿肉供膳。晚泊巴河口。距黃州二十里。一市聚也。有馬祈寺。吳大帝刑馬壇。傳云。吳攻壽春。刑白馬祭江神於此。自蘭谿而西。江面尤廣。山阜平遠。兩日皆逆風。舟人以食盡。欲來巴河糴米。極力牽挽。日皆行八九

十里。蘇黃門謫高安。東坡先生送至巴河。即此地也。張文潛亦有巴河道中詩云。東南地缺天連水。春夏風高浪捲山。

十八日。食時方行。哺時至黃州。州最僻陋少事。杜牧之所謂平生睡足處。雲夢澤南州。然杜牧之王元之出守又東坡先生張文潛謫居。遂爲名邦。泊臨臯亭。東坡先生所嘗寓。與秦少游書所謂門外數步即大江是也。烟波渺然。氣象疎豁。見知州右朝奉郎直祕閣楊由義。通判右奉議郎陳昭復。州治陋甚。廳事僅可容數客。倅居差勝。晚移舟竹園步。蓋臨臯多風濤。不可夜泊也。黃州與樊口正相對。東坡所謂武昌樊口幽絕處也。漢昭烈用吳魯子敬策。自當陽進住鄂縣之樊口。卽此地也。

十九日。早遊東波。自州門而東。岡壟高下。至東坡。則地勢平曠。開豁東起一壠。頗高。有屋三間。一龜頭曰居士亭。亭下面南一堂。頗雄。四壁皆畫堂。堂中有蘇公像。烏帽紫裘。橫按筇杖。是爲雪堂。堂東大柳。傳以然公手植。正南有橋。勝曰小橋。以莫忘小橋流水之句得名。其下初無渠澗。遇雨則有涓流耳。舊止片石布其上。近輒增廣爲木橋。覆以一屋。頗敗人意。東一井曰暗井。取蘇公詩中走報暗井出之句。泉寒巖齒

但不甚甘。又有四望亭。正與雪堂相直。在高阜上。覽觀江山爲一郡之最亭名見蘇公及張文潛集中。坡西竹林古氏故物。號南坡。今已殘伐無幾。地亦不在古氏矣。出城五里。至安國寺。亦蘇公所嘗寓。兵火之餘。無復遺迹。惟遠寺茂林啼鳥。似猶有當時氣象也。郡集於棲霞樓。本太守閻邱孝終公顯所作。蘇公樂府云。小舟橫截春江。臥看翠壁紅樓中。正謂此樓也。下臨大江。烟樹微茫。遠山數點。亦桂處也。樓頗華潔。先是郡有慶瑞堂。謂一故相所生之地。後毀以新此樓酒味殊惡。蘇公釃湯蜜汁之戲不虛發。郡人何斯舉詩亦云。終年飲惡酒。誰敢增督郵。然文潛乃極稱黃州酒。以爲自京師之外無過者。故其詩云。我初謫官時。帝問司酒神。曰此好飲徒。聊給酒養真。去國一千里。齊安酒最醇。失火而得雨仰戴天公仁豈文潛謫黃時。適有佳匠。循小徑繚州宅之後至竹樓。規模甚陋。不知當王元之時。亦止此邪。樓下稍東則赤壁磯亦茆岡爾。畧無草木。故韓子蒼待制詩云。豈有危巢與棲鷓。亦無陳迹但飛鷗。此磯圖經及傳者皆以爲周公瑾敗曹操之地。然江上多此名。不可考質。李太白赤壁歌云。烈火張天照雲海。周瑜於此敗曹公。不指言在黃州。蘇公尤

疑之賦云。此非曹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樂府云。故壘西邊。人道是當日周郎赤壁。蓋一字不輕下如此。至韓子蒼云此池能令阿瞞走。則真指爲公瑾之赤壁矣。又黃人實謂赤壁曰赤鼻。尤可疑也。晚復移舟菜園步。又遠竹園三四里。蓋黃州臨大江了無港澳可泊。或云舊有澳。郡官厭過客。故塞之。

二十日。曉離黃州。江平無風。挽船正自赤壁磯下過。多奇石。五色錯雜。粲然可愛。東坡先生怪石供是也。挽行十四五里。江面始稍狹隔江岡阜延袤。竹樹葱鬱。漁家相映。幽邃可愛復出大江過三江口。極望無際。泊成磯港。

二十一日。過雙柳夾。回望江上。遠山重複深秀。自離黃雖行夾中。亦皆曠遠。地形漸高。多種菽粟蕎麥之屬。晚泊楊羅洲。大隄高柳。居民稠衆。魚賤如土。百錢可飽二十口。又皆巨魚。欲覓小魚飼貓不可得。

二十二日。平亘微雨。過青山磯多碎石及淺灘。晚泊白楊夾口距鄂州三十里。陸行止十餘里。居民及伯舟甚多。然大抵皆軍人也。

二十三日。便風桂帆。自十四日至是。始得風。食時至鄂州。泊稅務亭。賈船客舫不

可勝計。銜尾不絕者數里。自京口以西皆不及。李太白贈江夏韋太守詩云。萬舸此中來。連帆過揚州。蓋此州自唐爲衝要之地。夔州逐兵來參。見知州右朝奉郎張鄴之彥。轉運判官右朝奉大夫謝師稷。市邑雄富。寺肆繁錯。城外南市亦數里。雖錢塘建康不能過。隱然一大都會也。吳所都武昌。今武昌縣。此州在吳名夏口。亦要害故周公瑾求以精兵進住夏口。而晉武帝亦詔王濬唐彬。既定巴邱。與胡奮王戎共平夏口武昌。順流長鯨也。自江州至此七百里沂流。雖日得便風。亦須三四日。韓文公云。溢城去鄂渚。風使一日耳。過矣。蓋退之未嘗行此道也。

二十四日。早謝漕招飲於漕園光華堂。依山亭館十餘。不甚葺。晚群集於奇章堂以唐牛思黯嘗爲武昌節度使也。

二十五日。觀大軍教習水戰。大艦七百艘。皆長二三十丈。上設城壁樓櫓旗幟精明。金鼓鞀鞀。破巨浪往來。捷如飛翔。觀者數萬人。實天下之壯觀也。

二十六日。與統紆同遊頭陀寺。寺在州城之東隅石城山山繚繞如伏蛇。自西亘東因其上爲城。缺壞僅存。州治及漕司皆依此山。寺毀於兵火。泮僧舜廣住持三十年。興

葺略備。自方丈西北躡支徑至絕頂。舊有奇章亭。今已廢。四顧江山井邑靡有遺者。李太白江夏贈韋南陵詩云。頭陀雲外多僧氣。正謂此寺也。黃魯直亦云。頭陀全盛時。宮殿梯空級藏殿。後有南齊王簡棲碑。唐開元六年建。蘇州刺史張庭珪溫玉書。韓熙載撰碑陰。徐錯錯題。最後云。唐歲在己巳。武昌軍節度觀察留後知軍州事楊守忠重立。前鄂州唐年縣主簿祕書省正字韓葢書。碑陰云。乃命猶子葢正其舊本。而刑寫之。以是知葢爲熙載兄弟之子也。碑字前後一手。又作溫字不全。益南唐尊徐溫爲義祖而避其名則此碑葢葢重書也。碑陰又云。皇上鼎新文物。教被華夷。如來妙旨。當悉已徧窮。百代文章。罔不備舉。故是寺之碑。不言而興。按此碑立於己巳歲。當皇朝之開寶二年。南唐危蹙日甚。距其亡六年爾。熙載大臣。不以覆亡爲懼。方且言其主鼎新文物。教被華夷。固已可怪。又以窮佛旨舉遺文及與是碑爲盛誇誕妄謬。真可爲後世發笑。然熙載死。李主猶恨不及相之。君臣之感如此。雖欲久存得乎。唐制節度使不在鎮。而以副大使或留後居之。則云知節度事。此云知軍州事。蓋漸變也。唐年縣本故唐時名。梁改曰臨夏。後唐復晉又改臨江。然經五代鄂州未嘗屬中原皆

遙改耳。故此碑開寶中建。而猶如曰唐年也。至江南平。始改崇陽云。簡棲爲此碑駢儷卑弱。初無過人。世徒以載於文選故貴之耳。自漢魏之間。駸駸爲此體極於齊梁而唐尤貴之。天下一律。至韓吏部柳柳州。大變文格學者翕然慕從。然駢儷之作。終亦不衰。故熙載錯號江左辭宗。而拳拳於簡棲之碑如此。木朝楊劉之文壇天下傳夷狄亦駢儷也。及歐陽公起。然後掃蕩無餘後進之士。雖有工拙。要皆近古。如此碑者。今人讀不能終篇已坐睡矣。而況效之乎。則歐陽氏之功。可謂大矣。若魯直云唯有簡棲碑。文章巋然立。蓋戲也。

入蜀記卷第五

二十七日。郡集於南樓。在儀門之南石城上。一曰黃鶴山。制度閎偉。登望尤勝。鄂州樓觀爲多。而此獨得江山之要會。山谷所謂江東湖北行畫圖。鄂州南樓天下無是也。下闕南湖。荷葉彌望。中爲橋曰廣平。其上皆列肆。爾旁有水閣。極佳。但以賣酒不可行。山谷云。凭欄十里芟河香謂南樓也。是日早微雨。晚晴。二十八日。同章冠之秀才甫登石鏡亭。訪黃鶴樓故址。石鏡亭者。石城山一隅。正臨大江。其西與漢陽相對。止隔一水。人物草木可數。唐沔州治漢陽縣。故李太白沔州泛城南郎官湖詩序云。白遷於夜郎。遇故人尙書郎張謂出使貢口。沔州牧杜公。漢陽令王公。觴於江城之南湖。其後沔州廢。漢陽以縣隸鄂州。周世宗平淮南得其地。復以爲軍。太白詩云。誰道此水廣。狹如一匹練。江夏黃鶴樓。青山漢陽縣。大語猶可聞。故人難可見。形容最妙。黃魯直宵征江夏縣。睡起漢陽城。亦此意。老杜有公安送李晉肅入蜀。余下沔鄂及登舟將適漢陽詩。而卒於來水。可恨也。漢陽負山帶

江。其南小山有僧寺者大別山也。又有小別謂之二別云。黃鶴樓舊傳費祿飛升於此。後忽乘黃鶴來歸。故以名樓。號爲天下絕景。崔顥詩最傳。而太白奇句得於此者尤多。今樓已廢。故址亦不復存。問老吏。云在石鏡亭南樓之間。正對鸚鵡洲。猶可想見其地樓榜李監篆石刻獨存。太白登此樓送孟浩然詩云。孤帆遠映碧山盡。惟見長江天際流。蓋帆檣映遠山尤可觀。非江行久不能知也。復與冠之出漢陽門。遊仙洞。止是石壁數尺。皆直裂。無洞穴之狀。舊傳有仙人隱其中。嘗啓洞出遊。老兵遇之。得黃金數餅。後化爲石。東坡先生有詩紀其事。初不云所遇何人。且大白固已云。頗聞列仙人。於此學飛術。一朝向蓬海。千載空石室。今鄂人謂之呂公洞。蓋流俗附會也。有道人。澶州人。結廬洞側。設呂公像其中。洞少南即石鏡山麓。巖頭石也。色黃赤。皴駁。了不能鑑物。可謂浪得名者。由江濱堤上還船。民居市肆。數里不絕。其間復有巷陌。往來憧憧。如織。蓋四方商賈所集。而蜀人爲多。

二十九日。早有廣漢僧世全。左縣僧了證。來附從人舟。日昃移舟江口。回望堤上。樓閣重復。燈火歌呼。分乃已。招醫趙隨。爲靈照視脈。

三十日。黎明離鄂州。便風挂颿。沿鸚鵡洲南行。洲上有茂林神祠。遠望如小山。洲蓋禰正平被殺處。故太白詩云。至今芳洲上。蘭蕙不敢生。梁王僧辨擊邵陵王綸。軍至鸚鵡洲。即此地也。自此以南爲漢水。禹貢所謂岷家導漾。東流爲漢者。水色澄澈可鑑。太白云。楚水清若空。蓋言此也。過謝家磯。金雞洲。磯不甚高。而石皆橫裂。如累層。巒得縮項鰻魚重十斤。洲中有聚落如小縣。出鱖魚。居民率以賣鮓爲業。晚泊通濟口。自此入沌沌。讀如篆。字書曰。水名在江夏。過九月則沌涸不可行。必由巴陵至荊渚。

九月一日。始入沌。實行中小夾也。過新潭。有龍祠。甚華潔。自是遂無復居人。兩岸皆葭葦彌望。謂之百里荒。又無挽路。舟人以小舟引百丈。入夜財行四十五里。泊叢葦中。平時行舟多於此。遇盜通濟巡檢持兵來警邏。不寐達旦。二日。東岸葦稍薄缺。時見大江渺瀰。蓋巴陵路也。哺時次下郡。始有二十餘家。皆業漁釣。蘆藩茅屋。宛有幽致。魚尤不論錢。自此始復有挽路。登舟背望。竟陵遠山泊白。有莊居數家。門外皆古柳侵雲。

三日。自入沌。食無菜。是日始得菘及蘆服。然不肯剝根。皆刈葉而已。過八疊汛口。皆有民居。晚泊歸子保。亦有十餘家。多桑柘榆柳。

四日。平旦始解舟。舟人云。自此陂澤深阻。虎狼出沒。未明而行。則挽卒多爲所害。是日早見舟人焚香祈神。云告紅頭須小使頭長年三老莫令錯呼錯喚。問何謂長年三老。云梢公是也。長讀如長幼之長。乃知老杜長年三老長歌裏。白晝攤錢高浪中之語蓋如此。因問何謂攤錢。云博也。按梁冀能意錢之戲。注云。卽攤錢也。則攤錢之爲博。亦信矣。過網步。有二十餘家。在夕陽高柳中短籬晒罨。小艇往來。正如畫圖所見。沌中之最佳處也。泊畢家池。地勢爽塏。居民頗衆。有一二家。雖茅茨結廬。而窗戶整潔。藩籬堅壯。舍傍有果園甚盛。蓋亦一聚之雄也。與諸子及二僧步登岸遊廣福永固寺。闕然無一人。東偏白雲軒前橙方結實雖小而極香。相與烹茶破橙。抵莫乃還舟中。畢家池蓋屬復州玉沙縣滄浪鄉云。

五日。泊紫涓。

六日。過東場。並水皆茂竹高林。堡淨如掃。雞犬閒暇。鳧鴨浮沒。人往來林樾間。

亦有臨渡喚船者。使人恍然如造異境舟人云皆村豪園廬也。泊雞鳴。

七日。泊港江。

八日。早次江陵之建寧鎮。蓋沌口也。晉王澄棄荊州。別駕郭舒不肖從澄東下。乃留屯沌口。陳侯安都討王琳至沌口皆此地也。阻風。大魚浮水中無數。凡行沌中七日自是泛江。入石首縣界。夜觀隔江燒蘆場烟燄亘天如火城。光照舟中皆赤。

九日。早謁后土祠。道旁民屋。苦茅皆厚尺餘。整潔無一枝亂。挂帆拋江。行三十里。泊塔子磯。江濱大山也。自離鄂州。至是始見山。買羊置酒蓋村步以重九故屠一羊諸舟買之。俄頃而盡。求菊花於江上人家得數枝芬馥可愛。爲之頽然徑醉。夜雨極寒。始覆絮衾。

十日。阻風雨。遣小舟橫絕江面。至對岸買肉食。得大魚之半。又得一烏牡雞。不忍殺。畜於舟中俄有村翁持芟蒻一束來餉。不肯受直。遣人先之襲。晚晴開船窗觀月。十一日。舟行望西南一角與水天接。舟人云是爲潛軍港。古嘗潛軍伺敵於此。遙見港中有兩點正黑。疑其遠樹。則下不屬地。久之漸近可辨。蓋二千五百斛大舟也。又有

水禽雙浮江中。色白類鵝而大。楚人謂之天鵝。飛翥絕高。有戈得者。味甚美。或曰卽鵠也。泊三江口。水淺舟行甚艱。自此遂不復有山。太白詩山隨平野盡。江入大荒流。蓋荆渚所作也。

十二日。過石首縣不入。石首自唐始爲縣。在龍蓋山之麓。下臨漢水。亦形勝之地。

杜子美有送石首薛明府詩。卽此邑也。泊藕池。

十三日。泊抑子。夜過全證二僧舟中。聽誦梵語般若心經。此經惟蜀僧能誦。

十四日。次公安。古所謂油口也。漢昭烈駐軍始更今名。規模象氣甚壯。兵火之後。

民居多茅竹。然茅屋尤精緻可愛。井邑亦頗繁富。米斗六七十錢。知縣右儒林郎周謙孫來。湖州人。遊二聖報恩光孝禪寺。二聖謂青葉髻如來。至德如來也。皆示鬼神力士之形。高二丈餘。陰威凜然可畏。正殿中爲釋迦。右爲青葉髻。號大聖。左爲婁至德號二聖。三像皆南面。予按藏經。駒字函婆羅浮殊童子。成道爲青葉髻如來。青葉髻如來再出世。爲至德如來。則二如來本一身耳。有碑言邑人一夕同夢二神人。言我青葉髻。至德如來也。有二巨木在江子。我所運者。俟鄴行者來。令刻爲我像。已而

果有人自稱鄴行者。又善肖像。邑人欣然請之。像成。人皆謂酷類所夢。然碑無年月。不知何代也。長老祖珠。南平軍人。寺後有廢城。髣髴尙存。圖經謂之呂蒙城。然老杜乃曰。地曠呂蒙營。江深劉備城。蓋元德子明皆屯於此也。老杜曉發公安詩。注云數月憩息此縣。按公移居公安詩云。水烟通徑草。秋露接園葵。而留別公安大易門詩云。沙村白雪仍含凍。江縣紅梅已放春。則是以秋至此縣。暮冬始去。其曰數月憩息。蓋謂此也。泊弭節亭。馴鷗低飛往來。竟日不去。

十五日。周令說縣本在近。北枕漢水。沙虛岸摧。漸徙而南。今江流乃昔市邑也。又云。縣有五鄉。然共不及二千戶。地曠民寡如此。民耕尤苦。隄防數壞。歲歲增築不止。晚携家再遊二聖寺。衆寮有維摩刻木像。甚佳。云沙市工人所爲也。方丈西有竹軒頗佳。珠老說五福法演禪師初住四面山。子然獨處凡二年。始有一道士來問道。乃請作知事。又三年。僧寶良來。與道士朝夕參叩。皆得法。於是演公之道。寔爲人知。而四方學者始稍有至者。雖其後門人之盛稱天下。然終身不過數十衆。珠聞此於其師。正菴禪師。荆州絕無禪林。惟二聖而已。然蜀僧出關必走江浙。回者又已自

謂有得。不復參叩。故語云。下江者疾走如烟。上江者鼻孔撩天。徒勞他二佛打供。了不見一僧坐禪。

十六日。過白湖。渺然無律。拋江至升子鋪有天鵝數百。翔泳水際。日入泊沙市。自公安至此六十里。自此至荆南。陸行十里。舟不復進矣。老杜詩云。買薪猶白帝。鳴鴈已沙頭。劉夢得云。沙頭橋子上始見春江濶。皆謂此也。

十七日。日入後遷行李過嘉州趙青船。蓋入峽船也。沙市堤上居者大抵皆蜀人不然則與蜀人爲婚姻者也。

十八日。見知府資政殿學士劉恭父珙。通判右奉議郎權嗣衍。左宣教郎陳孺。荆南圖經以爲楚之郢都。梁元帝亦嘗都焉。唐爲江陵府荆南節度。今因之然牧守署銜但云知荆南軍府。與永興河陽正同。初無意義。但沿舊而已。

十九日。郡集於新橋馬監。監在西門外四十里。自出城卽黃茅彌望每十餘里。有村曠數家而已。道遇數十騎縱獵。獲狐兔。皆繫鞍上。割鮮藉草而飲云襄陽軍人也。是日極寒。如窮冬。土人云。此月初已嘗有雪。

二十日。倒橋竿。立艣牀蓋上峽惟用艣及百丈。不復張帆矣。百丈以巨竹四破爲之大如人臂予所乘千六百斛舟。凡用艣六枝百丈兩車。

二十一日。劉師丁內艣。分送兵之半。負肩與自山路先歸夔州。是日重霧四塞。

二十二日。五鼓赴能仁院建會慶節道場。中夜後舟人祀峽神。屠一豕。

二十三日。奠劉帥母安定郡太夫人卓氏。劉師受弔。禮與吳人同。

二十四日。見左朝奉郎湖北安撫司主管機宣文字牛達可。右奉議郎安撫司幹辦公事湯衡。右朝奉郎安撫司幹辦公事趙蘊。

二十五日。右文林郎知歸州興山縣高祁來

二十六日。修船始畢。骨肉入新船。祭江瀆廟用壺酒特豕。廟在沙市之東三四里。神曰昭靈孚應威惠廣源王。蓋四瀆之一。最爲典祀之正者。然兩廡淫祠尤多。蓋荆楚舊俗也。司法參軍右迪功郎王師點錄其叔祖君儀待制訟卦講義來。君儀。嚴州人。師事先大父。精於易。然遺書不傳。講義止存一篇而已然亦其少作也。

二十七日。解舟。擊鼓鳴艣舟人皆大噪擁堤觀者如堵牆。泊新河口距沙市三四里蓋蜀

人修船處。

二十八日。泊方城。有嘉州人王百一者。初應募船爲招頭。招頭蓋三老之長。願直差厚。每祭神得胙肉倍衆人。旣而船戶趙青改用所善程小八爲招頭。百一失職快快。又不決去。遂發狂赴水。予急遣人拯之。流一里餘。三沒三踊。僅得出。一招頭得喪能使。人至死況大於此者乎。

二十九日。祖風。

十月一日。過瓜洲壩倉頭百里洲。泊沱灣。皆聚落。竹樹鬱然。民居相望。亦有村夫子聚徒教授。群童見船過皆挾書出觀。亦有誦書不輟者。沱江別名。詩江有沱。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爲沱是也。灣則爾雅所謂春夏秋水冬無水曰灣也。

二日。泊桂林灣。全證二僧陸行來。云沿洛居民。大抵多四方人。土著財十一也。舟人殺豬十餘口祭神謂之開頭。

三日。舟人分昨行差。晚與兒輩登隄觀蜀江。乃知李太白荆門望蜀江詩。江色綠且明爲善狀物也。自離塔子磯至是始望見巴山。山有松滋縣。泊灌子口。蓋松滋枝江兩

邑之間。松滋晉縣自此入蜀江。枝江唐縣古羅國也。江陵九十九洲在焉。晉柳約之羅述甄季之聞桓元死。自白帝至枝江。即此地也。歐陽文忠公有枝江山行五言二十四韻。蓋文忠赴夷陵時。自此陸行至峽州。故其望州坡詩云。崎嶇幾日山行倦。却喜坡頭見峽州。灌子口一名松滋渡。劉賓客有詩云。巴人淚應猿聲落。蜀客船從鳥道回。

四日。過楊木寨。蓋松滋有四寨。曰楊木車羊高平稅家云。泊龍灣。

五日。過白羊市。蓋峽州宜都縣境上。宜都唐縣也。謁張文忠公天覺墓。殘伐墓木橫道。幾不可行。天覺子直龍閣茂己卒。二孫。一有官病狂易。一白丁也。初作墓江濱。已而不果葬。改葬山間。今是墓也。而舊墓亦不復毀。啓隧道出入。中可容數十人。坐有道人結屋其旁。守之。道人出一石刻草書云。莫將外物尋奇寶。須問真師決汞鉛。寄八瓊張子高。鍾離權始自王屋遊都下弟子浮玉山人來乞此字。今又將西還丹元子再請書卷之末。紹聖元年仲冬望日權即世所謂鍾離先生。子高即天覺舟元子則東坡先生與之儻倡者。後有魏泰道輔跋。云天覺修黃錄醮法成。浮玉山人謂之H。

上天錄公之功爲須彌山八瓊洞主。宣刻印謝帝而佩之天覺不以爲信。故浮玉又出鍾離公書爲證。後丹元子又爲天覺求書卷末。又有徐注者跋云天覺舟過真州方出謁。有布衣幅巾者徑入舟中。索筆大書閒人呂洞賓來謁張天覺十字擲筆即去。而天覺適歸墨猶未乾。注真州人。云親見之墳前碑樓壁間有詩一篇。云秋風十驛望台星想見泳壺照坐清。霖雨已回公且駕挽鬚聊聽野王箏。三朝元老心方壯。四海蒼生耳已傾。白髮故人來一別却歸林下看昇平蓋魏道輔贈天覺詩。後人所題者。唐立夫舍人亦有一詩。末句云。無碑堪墮淚。著句與招魂。宣都知縣右文林郎呂大辨來。泊赤崖。

入蜀記卷第六

六日。過荆門十二碛。皆高崖絕壁。巖巖突兀。則峽中之險可知矣。過倍望五龍乃雞龍山。巖峨正如夏雲之奇峯。荆門者。當以險固得名。碛上有石穴。正方高可通人。俗謂之荆門。則妄也。晚至峽州。泊至喜亭下。峽州在唐爲硤州。後改峽。而印文則爲陝州。元豐中。郎官何洵直言陝與陝相亂。請改鑄印文從山事下少府監。而監丞歐陽發言湖北之陝州從阜從夾。夾從兩入陝西之陝州從阜從夾。夾從兩入偏旁不同本不相亂。恐四方謂少府監官皆不識字。當時朝士議皆是發。而卒從洵直言改鑄云。至喜亭記歐陽公選。黃魯直書。

七日。見知州右朝奉大夫葉安行字履道。以小舟遊西山甘泉寺。竹橋石磴甚有幽趣。有靜練亭心二亭。下臨江山。頗疎豁。法堂之右。小徑數十步。至一泉。曰孝歸泉。謂姜氏妻龐氏也。泉上亦有龐氏祠。然歐陽文忠公不以爲信故其詩曰。叢祠已廢姜祠在。事迹難尋楚語訛。又此篇首章云。江上孤峯蔽綠蘿。初讀之。但謂孤峯蒙藤蘿。

耳。及至此乃知山下爲綠蘿谿也。又至漢景帝廟及東山寺。景帝不知何以有廟於此。歐陽公爲合時有新雨文在集中。東山寺亦見歐陽公詩。距望京門五里。寺外一亭臨小池。有山如屏環之。頗佳。亭前冬青及柏。皆百餘年物。遂至夷陵縣。見縣令左從政郎胡振。聽事東至喜堂。郡守朱虞部爲歐陽公所築者。已焚壞柱礎尙存。規模頗雄深。又東則祠堂。亦簡陋肖像殊不類可歎聽事前一井。相傳爲歐陽公所浚水極甘寒。爲一郡之冠。井旁一枿。合抱。亦傳爲公手植。晚郡集於楚塞樓。徧歷爾雅臺錦障亭。亭前海棠二本。亦百年物。爾雅臺者。圖徑以爲郭景純註爾雅於此。又有絳雪亭。取陽歐公千葉紅梨詩。而紅梨已不存矣。

八日。五鼓盡解船過下牢關。夾江千峯萬嶂。有競起者。有獨拔者。有崩欲壓者。有危欲墜者。有橫裂者。有直坼者。有凸者。有窪者。有罅者。奇怪不可盡狀初冬草木皆青蒼不彫。西望重山如闕。江出其間。則所謂下牢谿也。歐陽文忠公有下牢津詩云。入峽山漸曲。轉灘山更多。即此也。繫船與諸子及證師登三游洞。躡石登二里。其險處不可著脚洞大如三間屋。有一穴通人過。然陰黑峻險。尤可畏。繚山腹

偃僂自巖下至洞前。差可行。然下臨溪潭。石壁十餘丈。水聲恐人又一穴。後有壁可居鍾乳藏久垂地若柱。正當穴門。上有刻云。黃大臨弟庭堅同辛紘子大方。紹聖二年三月辛亥來遊。旁石壁上刻云。景祐四年七月十日。夷陵歐陽永叔。下缺一字。又云判官丁。下又缺數字。丁者寶臣也。字元珍今丁字下二字亦髣髴可見。殊不類元珍字。又永叔但曰夷陵不稱令。洞外溪上又有一崩石偃仆。刻云。黃庭堅弟叔向子相姪敬同道人唐履來遊。觀辛亥舊題。如夢中事也。建中靖國元年三月庚寅。按黃魯直初謫黔南。以紹聖二年過此。歲在乙亥。今云辛亥者誤也。泊石牌峽石穴中有石。如老翁持魚竿狀。略無少異。

九日。微雪過扇子峽重山相掩。正如屏風扇疑以此得名登蝦蟆碕。小品所載第四泉是也。蝦蟆在山麓臨江。頭鼻吻頷絕類。而背脊炮處尤逼真。造物之巧。有如此者。自背上深入。得一洞穴。石色綠潤。泉泠泠有聲。自洞出垂蝦蟆口鼻間成水簾入江。是日極寒。巖嶺有積雪。而洞中溫然如春。碕洞相對。稍西有一峯。孤起侵雲。名天柱峰。自此山勢稍平。然江岸皆大石。堆積彌望。正如濬渠積土狀。晚次黃牛廟。

山復高峻。村人來賣茶菜者甚衆。其中有婦人。皆以青斑布帕首。然頗白皙。語音亦頗正。茶則皆如柴枝草葉。苦不可入口。廟靈感神。封嘉應保安侯。皆紹興以來制書也。其下即無義灘亂石塞中流。望之可畏。然舟過乃不甚覺。蓋操舟之妙也。傳云。神佐夏禹治水有功。故食於此。門左右各一石馬。頗卑小。以小屋覆之。其石馬無左耳。蓋歐陽公所見也。廟後叢木。似冬青而非。莫能名者。落葉有黑文。類符篆。葉葉不同。兒輩亦求得數葉。歐詩刻石。廟中又有張文忠一贊。其詞曰。壯哉黃牛。有大神力。輦聚巨石百千萬億。劍戟齒牙。裸確江側。壅激波濤。險不可測。威脅舟人。駭怖失色。封羊醮酒。千載廟食。張公之意似謂神聚石壅流。以脅人求祭饗。使神之用心果如此。豈能巍然廟食千載乎。蓋過論也。夜舟人來告請無擊更鼓。云廟後山中多虎。聞鼓則出。

十日。早以特豕盞酒祭靈感廟遂行過鹿角虎頭史君諸灘。水縮已三之二。然湍險猶可畏。泊城下。歸州柘歸縣界也。與兒曹步沙上。回望正見黃牛峽廟後山如屏風壘。嵯峨插天。第四壘上有若牛狀。其色赤黃。前有一人如著帽立者。昨日及今早雲冒山頂。至是始見

之因至白沙市慈濟院。見主僧志堅。問地名城下之由云院後有楚故城。今尙在。因相與訪之城在一岡阜上。甚小。南北有門。前臨江水。對黃牛峽。城西北一山蜿蜒回抱。山上有伍子胥廟。大抵自荆以西伍子胥廟處至多。城下多巧石如靈璧湖口之類。十一日。過達洞灘。灘惡與骨肉皆乘轎陸行過灘。灘際多奇石。五色粲然可受亦或有文成物象及符書者。猶見黃牛峽廟後山。太白詩云。三朝上黃牛。三暮行太遲。三朝又三暮。不覺髮成絲。歌陽公云朝朝暮暮見黃牛。徒使行人過此愁。山高更遠望猶見。不是黃牛滯客舟。蓋諺謂朝見黃牛。暮見黃牛。一朝一暮。黃牛如故故二公皆及之。歐陽公自荆渚赴夷陵。而有下牢三游及蝦蟆碓黃牛廟詩者。蓋在官時來遊也。故憶夷陵山詩云。憶嘗祗吏役。鉅細悉經親。其後又云。荒烟下牢戍百仞塞溪澗。蝦蟆噴水簾。甘液勝飲酎亦嘗到黃牛泊舟聽猿狖也。晚泊馬用峽口。兩山對立。修盤摩天路如廬山。江岸多百丈桀紆。極難過。夜小雨。

十二日。早過東潯灘入馬肝峽。石壁高絕處。有石下垂如肝。故以名峽。其傍又有獅子巖。巖中有一小石。踞踞張頤碧草被之。正如一青獅子。微泉泠泠。自巖中出。

舟行急。不能取嘗當亦佳泉也。溪上又有一峯。孤起秀麗。略如小孤山。晚抵新灘。登岸宿新安驛。夜雪。

十三日。舟上新灘。由南岸上及十七八。船底爲石所損。急遣人往拯之。僅不至沈。然銳石穿船底。牢不可動。蓋舟人載陶器多所致。新灘兩岸。南曰官漕平。北曰龍門。龍門水尤湍急。多暗石。官漕差可行。然亦多銳石。故爲峽中最險處。非輕舟無一物。不可上下。舟人冒利。以至此可爲戒云。遊江濱北廟。廟正臨龍門。其下石罅中有溫泉。淺而不涸。一村賴之。婦人汲水皆背負一全木盎。長二尺。下有三足。至泉旁以杓挹水。及八分即倒坐旁石。束盎背上而去。大抵峽中負物率著背。又多婦人。不獨水也。有婦人負酒賣。亦如負水狀。呼買之。長跪以獻。未嫁者率爲同心髻。高二尺。插銀釵至六隻。後插大象牙梳如手大。

十四日。留驛中。晚以小舟渡江南。登山至江濱南廟。新修未畢。有一碑。前進士曾華旦撰。言因山崩石壅。成此灘。害舟不可計。於是著令。自十月至二月禁行舟。知歸州尙書都官員外郎趙誠聞於朝。疏鑿之。用工八十日。而灘害始去。皇祐三年也。蓋江

絕於天聖中。至是而復通。然灘害至今未能悉去。若乘十二月正月水落石盡出時。亦可併力盡鑿去銳石。然灘上居民皆利於敗舟賤賣板木及滯留買賣。故必搖沮此役。不則賂石工以爲石不可去。須斷以必行乃可成。又舟之所以敗。皆失於重載。當以大字刻石置驛前。則過者必自懲創。二者皆不可不講。當以告當路者。

十五日。舟人盡出所載。始能挽舟過灘。然須修治。遂易舟。離新灘過白狗峽。泊舟與山口肩輿遊玉虛洞。去江岸五里許。隔一溪。所謂香溪也。源出昭君村。水味美。錄於水品。色碧如黛。呼小舟以渡。過溪又里餘。洞門小。纔袤丈。旣入則極大。可容數百人。宏敞壯麗。如入大宮殿中。有石成幢。蓋旛旗芝草竹筍仙人龍虎鳥獸之屬。千狀萬態。莫不逼真。其絕異者。東石正圓如日。西石半規如月。予平生所見巖竇無能及者。有熙寧中榭師厚岑巖起題名。又有陳堯咨所作記。叙此洞本末云。唐天寶中。獵者始得之。此歸已夜。風急不可乘燭。炬然月明如晝。兒曹與全師。皆杖策相從。殊不覺崖谷之險也。

十六日。到歸州。見知州右奉議郎賈選子公。通判左朝奉郎陳端彥民瞻。館於報恩光

舟行急。不能取嘗當亦佳泉也。溪上又有一峯。孤起秀麗。略如小孤山。晚抵新灘。登岸宿新安驛。夜雪。

十三日。舟上新灘。由南岸上及十七八。船底爲石所損。急遣人往拯之。僅不至沈。然銳石穿船底。牢不可動。蓋舟人載陶器多所致。新灘兩岸。南曰官漕。北曰龍門。龍門水尤湍急。多暗石。官漕差可行。然亦多銳石。故爲峽中最險處。非輕舟無一物。不可上下。舟人冒利。以至此可爲戒云。遊江濱北廟。廟正臨龍門。其下石罅中有溫泉。淺而不涸。一村賴之。婦人汲水皆背負一全木盎。長二尺。下有三足。至泉旁以杓挹水。及八分即倒坐旁石。束盎背上而去。大抵峽中負物率著背。又多婦人。不獨水也。有婦人負酒賣。亦如負水狀。呼買之。長跪以獻。未嫁者率爲同心髻高二尺。插銀釵至六隻。後插大象牙梳如手大。

十四日。留驛中。晚以小舟渡江南。登山至江濱南廟。新修未畢。有一碑。前進士曾華旦撰。言因山崩石壅成此灘。害舟不可計。於是著令。自十月至二月禁行舟。知歸州尙書都官員外郎趙誠聞於朝。疏鑿之。用工八十日。而灘害始去。皇祐三年也。蓋江

絕於天聖中。至是而復通。然灘害至今未能悉去。若乘十二月正月水落石盡出時。亦可併力盡鑿去銳石。然灘上居民皆利於敗舟賤賣板木及滯留買賣。故必搖沮此役。不則賂石工以爲石不可去。須斷以必行乃可成。又舟之所以敗。皆失於重載。當以大字刻石置驛前。則過者必自懲創。二者皆不可不講。當以告當路者。

十五日。舟人盡出所載。始能挽舟過灘。然須修治。遂易舟離新灘。過白狗峽。泊舟與山口肩輿遊玉虛洞。去江岸五里許。隔一溪。所謂香溪也。源出昭君村。水味美。錄於水品。色碧如黛。呼小舟以渡。過溪又里餘。洞門小。纔袤丈。旣入則極大。可容數百人。宏敞壯麗。如入大宮殿中。有石成幢。蓋旛旗芝草竹笋仙人龍虎鳥獸之屬。千狀萬態。莫不逼真。其絕異者。東石正圓如日。西石半規如月。予平生所見巖竇無能及者。有熙寧中榭師厚岑巖起題名。又有陳堯咨所作記。叙此洞本末云。唐天寶中。獵者始得之。此歸已夜。風急不可乘燭炬。然月明如晝。兒曹與全師。皆杖策相從。殊不覺崖谷之險也。

十六日。到歸州。見知州右奉議郎賈選子公。通判左朝奉郎陳端彥民瞻。館於報恩光

孝寺。距城一里許。蕭然無僧。歸之爲州。纔三四百家。負臥牛山。臨江州前。即人鮮。城中無尺寸平土。灘聲常知暴風雨至。隔江有楚王城。亦山谷間。然地比歸州差平。或云楚始封於此。山海經。夏啓封孟。除於丹陽。城郭璞註云在秭歸縣南。疑即此也。然史記。成王對熊繹於丹陽。裴駘乃云。在枝江。未詳孰是。

十七日。郡集於望洋堂。玩芳亭。亦皆沙石礮礮之地。賈守云。州倉歲收秋夏二料。麥粟秬。未共五千餘石。僅比吳中一下戶耳。

十八日。初得艤船。差小。然底濶而輕。於灘上爲便。

十九日。郡集於歸鄉堂。欲以是晚行不果。訪宋玉宅。在秭歸縣之東。今爲酒家。舊有石刻宋玉宅三字。近以郡人避太守家諱去之。或遂由此失傳。可惜也。

二十日。早離歸州。出巫峯門。過天慶觀。少畱觀。唐天寶元年碑。載明皇夢孝子事。巴東太守劉瑄所立。字畫頽清逸。碑側題當時郡官吏胥姓名。字亦佳。又有周顯德中。荆南判官孫光憲爲知歸州。高從讓所立碑。從讓蓋南平王家子弟。光憲亦知名。國史有事迹。蓋五代時。旣歸峽。屬荆渚也。殿前有柏數百年物。觀下即吒灘。亂石無數。

飯於靈泉寺。遂登舟過業灘。亦名灘也。水落舟輕。俄頃遂過。

二十一日。舟中望石門關。僅通一人行天下至險也。晚泊巴東縣江山雄麗。大勝秭歸。但井邑極於蕭條。邑中纔百餘戶。自令麻而下。皆茅茨了無片瓦。權縣事姊歸尉右迪功郎王康年。尉兼主簿右迪功郎杜德先來。皆蜀人也。謁寇萊公祠堂。登秋風亭。下臨江山。是日重陰微雪。天氣颼颼。復觀亭名。使人悵然。始有流落天涯之歎。遂登雙柏堂白雲亭。堂下舊有萊公所植柏。今已槁死。然南山重複。秀麗可愛。白雲亭則天下幽奇絕境。群山環擁。層出間見。古木森然。往往二三十年物。欄外雙瀑瀉石澗中。跳珠濺玉。冷入人骨。其下是爲慈溪。奔流與江會。予自吳入楚。行五千餘里。過十五州。亭榭之勝。無如白雲者。而止在縣。靡聽事之後。巴東子無一事爲。合者可以寢飯於亭中。其樂無涯。而闕令動輒二三年。無肯補者何哉。

二十二日。發巴東。山益奇怪。有夫子洞者。一竇在峭壁絕高處。人迹所不可至。然髣髴若有欄楯。不知所謂夫子者何也。過三分泉。自山竇中出止兩派。俗云。三派有年。兩派中熟。一派或絕流饑饉。泊波石。夜雨。

二十三日。過巫山凝真觀。謁妙用真人祠。真人即世所謂巫山神女也。祠正對巫山。峯巒上入霄漢。山脚直插江中。議者謂太華衡廬皆無此奇。然十二峯者。不可悉見。所見八九峯。惟神女峯最爲纖麗奇峭。宜爲仙真所託。祝史云。每八月十五夜月明時。有絲竹之音。往來峯頂。山猿皆鳴。達旦方漸止。廟後山半有石壇平曠。傳云。夏禹見神女。授符書於此壇上。觀十二峯宛如屏障。是日天宇晴霽。四顧無纖翳。惟神女峯上有白雲數片。如鸞鶴翔舞徘徊久之不散亦可異也。祠舊有鳥數百送迎客舟。有唐夔州刺史李貽詩已云羣鳥幸昨餘矣。近乾道元年。忽不至。今絕無一鳥。不知其故。泊清水洞。洞極深。後門自山後出。但黠闇。水流其中。鮮能入者。歲早祈雨頗應。權知巫山縣左文林郎冉徽之尉右迪功郎文庶幾來

二十四日。早抵巫山縣。在峽中亦壯縣也。市井勝歸峽二郡。隔江南陵山極高大。有路如綫盤屈至絕頂。所謂一百八盤蓋施州正路。黃魯直詩云。一百八盤攜手上。至今歸夢繞羊腸。即謂此也。縣廨有故鐵盆。底銳似半壺狀。極堅厚。銘在其中。蓋漢永平中物也。缺處鐵色光黑如佳漆。字畫淳質可愛玩有石刻魯直作盆記。大畧言

建中靖國元年。予弟叔向嗣直自涪陵尉攝縣事。予起戎州來寓縣廨。此盆舊以種蓮。余洗滌乃見字云。遊楚故離宮俗謂之細腰宮。有一池亦當時宮中燕遊之地。今湮沒畧盡矣。三山皆荒山。南望江山奇麗。又有將軍墓。東晉人也。一碑在墓後。跌宕入地。碑傾前。欲壓字纔半存。

二十五日。哺後至大谿口。泊舟。出美梨。大如升。

二十六日。發大谿口。入瞿唐峽。兩壁對聳上入霄漢其半如削成仰視天如匹練。然水已落峽中平如油盎。過聖姥泉蓋石上一罅。人大呼於旁則泉出。屢呼則屢出。可怪也。晚至瞿唐關。唐故夔州與白帝城相連。杜詩云。白帝夔州各異城。蓋言難辨也。關西門正對灩澦堆。堆碎石積成。出水數十丈土人云。方夏秋水漲時。水又高於堆數十丈。肩輿八關謁白帝廟。氣象甚古松柏皆數百年物有數碑。皆孟蜀時所立。庭中石笥有黃魯直建中靖國元年題字。又有越公堂。隋楊素所創。少陵爲賦詩者已毀。今堂近歲所築。亦甚宏壯。自關而東屯。少陵故居也。

二十七日。早至夔州。州在山麓沙上。所謂魚復永安宮也。宮今爲州倉。而州治在宮

西北。甘夫人墓西南。景德中。轉運使丁謂薛顏所徙。比白帝頗平曠。然失關險無復形勢。在漢之西。故一曰漢西。土人謂山間之流通江者曰漢。云州東南有八陣磧。孔明之遺迹。碎石行列如引繩。每歲江漲磧上水數十丈。比退陣石如故。

入蜀記終

明治四十五年七月十九日印刷
明治四十五年七月二十二日發行

定價六十五錢

著者 原 茲 朗

發行人 東京市小石川區大塚上町十三番地 熊谷 千代三郎

印刷人 東京市神田區中猿樂町四番地 佐々木 俊一

印刷所 東京市神田區中猿樂町四番地 秀 光 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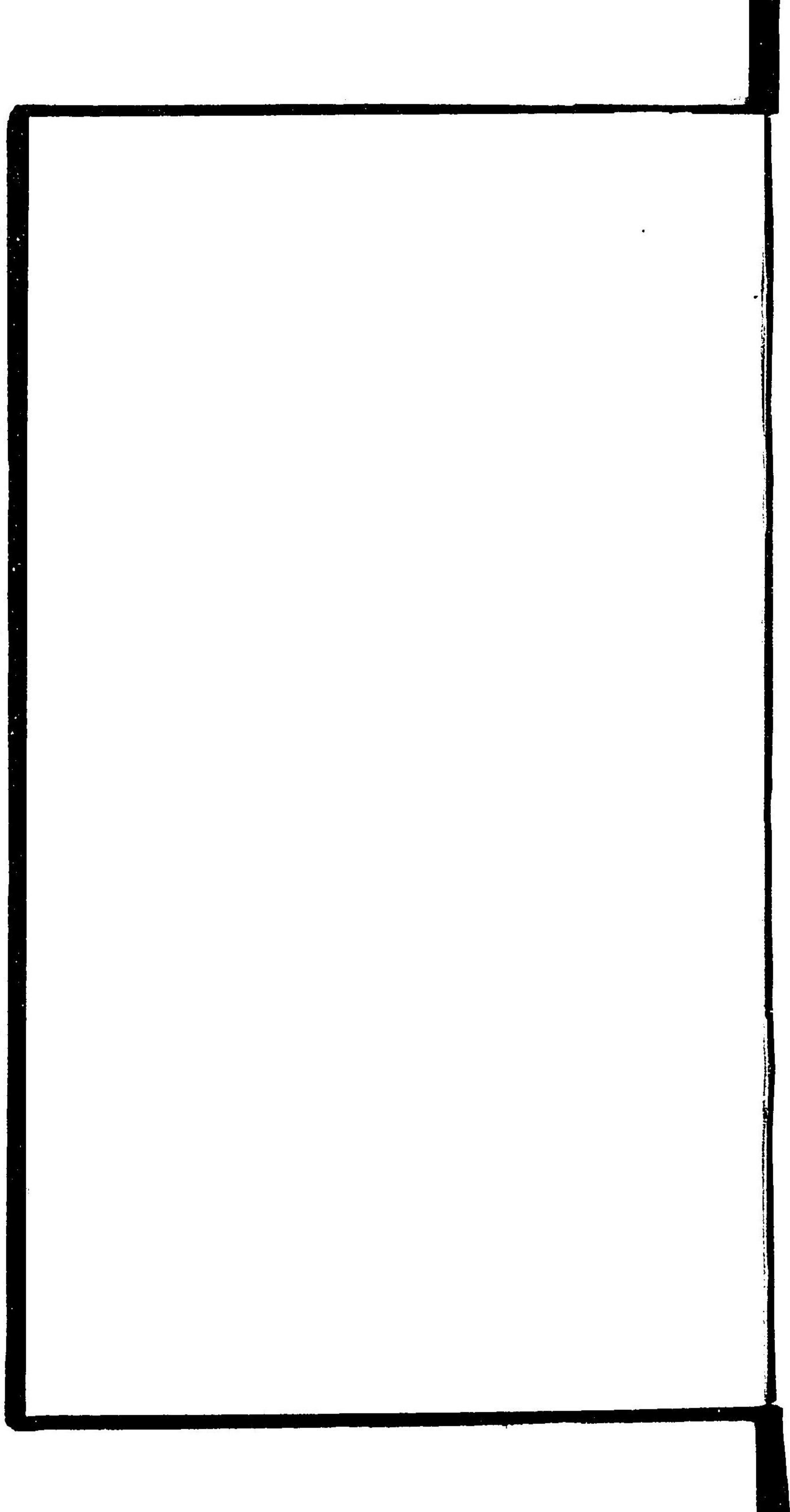
不許
複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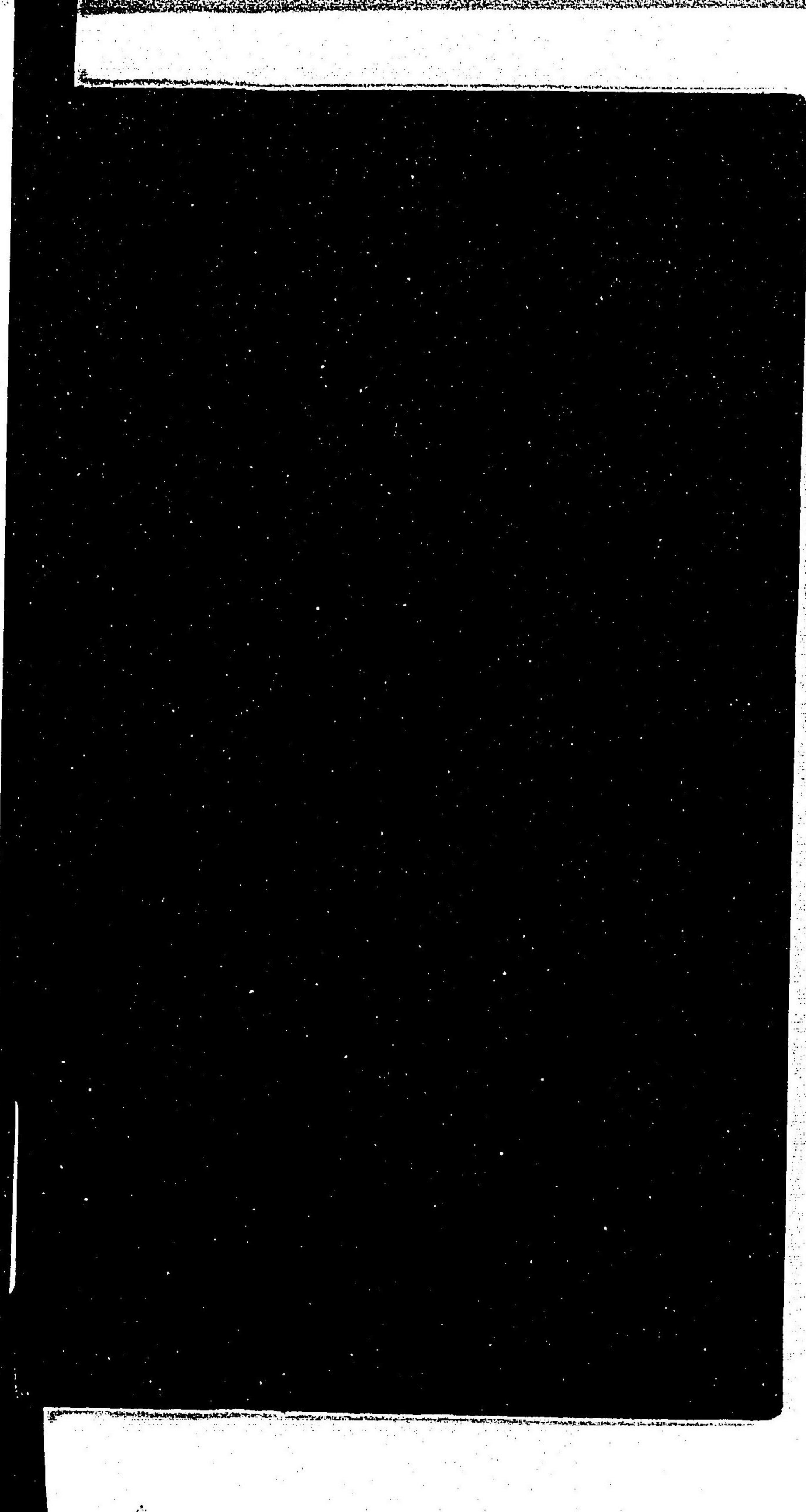
發行所

東京市小石川區
大塚上町十三番地

城北出版社

KI4T-38





332
317

026648-000-3

332-317

入蜀記詳解

原 茲朗 / 著

M45'

ADD-0337



